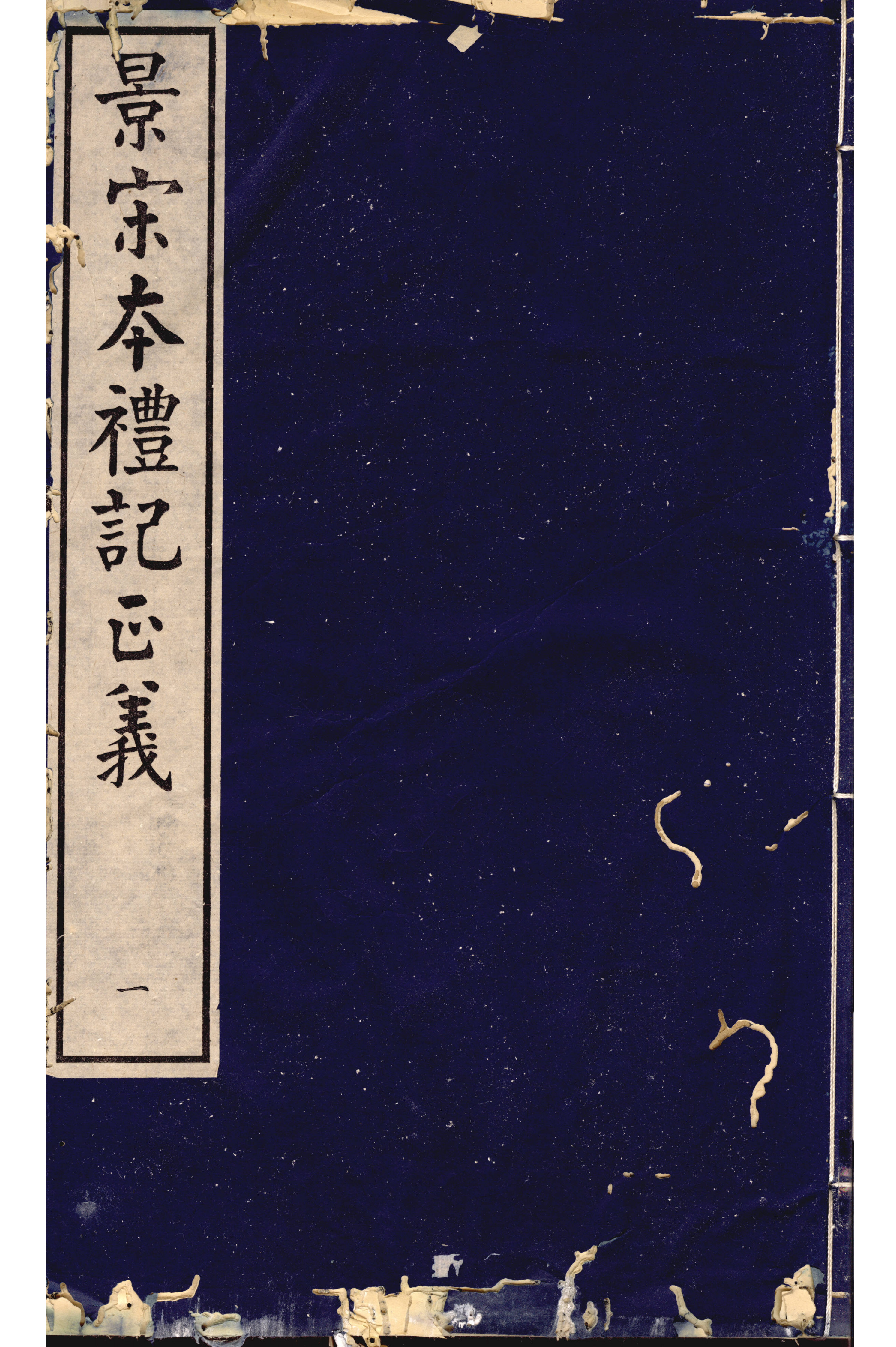

景宋本禮記正義
一

景宋紹熙本禮記正義七十卷

民國丁卯仲冬
南海潘氏重雕

禮記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敕撰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覂（方用切）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

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
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
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
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
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
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
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
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
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辯君臣長幼之位
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
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頹綱暫
理然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

馬之談辯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歧塗詭説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俱以所見各記舊聞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逾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于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

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
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
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
不可因循今奉
勑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
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
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
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學博士臣賈公彦行大
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閤祭酒臣范義頵魏王參
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
勑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
玄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賛儒林郎

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勑使趙弘智覆
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賛大猷垂法
後進故叙其意義列之云爾

禮記正義序

禮記正義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昭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但于時質略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鴻鴈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旣判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後即應有君臣治國但年代緜遠無文以言案易緯通卦驗云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王亦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注云遂皇謂遂人在伏犧前始王天下也矩法也

言遂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既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也持斗星以施政教者即禮緯斗威儀云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爲七政七政之立是禮迹所興也鄭康成六藝論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人皇即遂皇也既政教所生初起於遂皇則七政是也六藝論又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犧始作十二言之教然則伏犧之時易道既彰則禮事彌著案譙周古史考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作琴瑟以爲樂又帝王世紀云燧人氏没包犧氏代之以此言之則嫁娶嘉禮始於伏犧也但古史考遂皇至于伏犧唯經三姓六藝論云歷六紀九十一代其文不同未知孰是或於三姓而爲九十一代也案廣雅云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方叔璣注六藝論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

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犧之前及伏犧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今並略之唯據六藝論之文及帝王世紀以爲說也案易繫辭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案帝王世紀云伏犧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犧之號然鄭玄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别號案封禪書無懷氏在伏犧之前今在伏犧之後則世紀之文未可信用世紀又云神農始教天下種穀故人號曰神農案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蕢桴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即田祭與種穀相協土鼓葦籥又與蕢桴土鼓相當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農也旣云始諸飲食致敬鬼神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又史記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禮也易繫辭黃帝九事

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語撰考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當有朝聘是賓禮也若然自伏犧以後至黃帝吉凶賓軍嘉五禮始具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大一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禮理起於大一其義通也其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義乖也且遂皇在伏犧之前禮運燔黍捭豚在伏犧之後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時其唐堯則舜典云修五禮鄭康成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又云命伯夷典朕三禮五禮其文亦見經也案舜典云類于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舜征有苗則軍禮也嬪于虞則嘉禮也是舜時五禮具備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爲三禮其實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禮記揔陳虞夏商周則是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絕滅無文以言故據

周禮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没後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而制禮也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但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鄭作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鄭知然者禮器云禮者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禮記既有此釋故鄭依而用之禮雖合訓體履則周官為體儀禮為履故鄭序又云然則三百三千雖混同為禮至於並立俱陳則曰此經禮也此曲禮也或云此經文也此威儀也是周禮儀禮有體履之別也所以周禮為體者周禮是立治之本統之心體以齊正於物故為體賀瑒云其體有二一是物體言萬物貴賤高下小大文質各有其體二曰禮體言聖人制法體此萬物使高下貴賤各得其宜也其儀禮但明體之所行踐履之事物雖萬體皆同一履履無兩義也于周之禮其文大備故論語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也然周既禮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

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道德之華爭愚之始故先師準緯候之文以爲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霸行義若失義而後禮豈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後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質素之事無爲靜默之教故云此也禮爲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且聖人之王天下道德仁義及禮並蘊于心但量時設教道德仁義及禮須用則行豈可三皇五帝之時全無仁義禮也殷周之時全無道德也老子意有所主不可據之以難經也既周禮爲體其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

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别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别有三千條耳故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周禮爲本則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故鄭序云體之謂聖履之爲賢是也既周禮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禮爲上儀禮爲末故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故鄭序云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其周禮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

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没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録舊禮之義或録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録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脩盧植云王制謂漢文時博士所録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其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云大戴授琅邪徐氏小戴授梁人橋仁字季卿楊

滎字子仁孫爲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通人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録略爲衆儒排棄歆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時初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授業焉其後馬融鄭玄之等各有傳授不復繁言也

曲禮上第一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祭祀之説吉禮也喪荒去國之説凶禮也致貢朝會之説賔禮也兵車旌鴻之説軍禮也事長敬老執贄納女之説嘉禮也此於別録屬制度案鄭此説則此曲禮篇中有含五禮之義是以經云禱祠祭祀之説當吉禮也送喪不由徑歳凶年穀不登又云大夫士去國如此之類是喪荒去國之説當凶禮也五官致貢曰享天子當宁而立曰朝相見於郤地曰會如此之類是致貢朝會

之說當賓禮也兵車不式前有水則載青旌如此之類是兵車旌鴻之說當軍禮也侍坐於長者故君子式黃髮婦人之贄𧵩榛棗栗納女於天子如此之類是事長敬老執贄納女之說當嘉禮也必知執贄當婦人之贄者以其士相見鄭目録以士執贄爲賓禮故也此篇既含五禮故其篇名爲曲禮曲禮之與儀禮其事是一以其屈曲行事則曰曲禮見於威儀則曰儀禮但曲之與儀相對周禮統心爲號若揔而言之則周禮亦有曲名故藝文志云帝王爲政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是二禮互而相通皆有曲稱也云上者對下生名本以語多簡策重大分爲上下更無義也　第一者小爾雅云第次也吕靖云一者數之始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　鄭氏者姓鄭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縣人前漢僕射鄭崇八世之孫也後漢徵爲大司農年七十四乃卒然鄭亦附盧馬之本

而爲之注注者即解書之名但釋義之人多稱爲傳傳謂傳述爲義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故云傳今謂之注者謙也不敢傳授直注已意而已若然則傳之與注各出已情皇氏以爲自漢以前爲傳自漢以後爲注然王肅在鄭之後何以亦謂之傳其義非也

曲禮曰毋不敬禮主於敬儼若思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辭審言語也易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安民哉此上三句可以安民說曲禮者美之云耳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君立治之本先當肅心謹身愼口之事　曲禮曰者案下文安民哉是爲君上所行故記人引儀禮正經毋不敬以下三句而爲實驗也　毋不敬者人君行禮無有不敬行五禮皆須敬也　儼若思者儼矜莊貌也若如也思計慮也夫人計慮狀必端慤今明人君矜莊之貌如人之思也　安定辭者安安定審也

辭言語也人君出言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是詳審於言語也　安民哉者但人君發舉不離口與身心既心能肅敬身乃矜莊口復審慎三者依於德義則政教可以安民也云哉者記人美此三句者也　注禮主於敬　正義曰孝經云禮者敬而已矣是也又案鄭目録云曲禮之中體含五禮今云曲禮曰毋不敬則五禮皆須敬故鄭云禮主於敬然五禮皆以拜爲敬禮則祭極敬主人拜尸之類是吉禮須敬也拜而後稽顙之類是凶禮須敬也主人拜迎賓之類是賓禮須敬也軍中之拜肅拜之類是軍禮須敬也冠昏飲酒皆有賓主拜荅之類是嘉禮須敬也兵車不式乘玉路不式鄭云大事不崇曲敬者謂敬天神及軍之大事故不崇曲小之敬熊氏以爲唯此不敬者恐義不然也既云曲禮曰是引儀禮正經若引春秋曰詩曰之類所引者若冠禮戒辭云壽考惟祺介爾景福之等今不見者或在三千散亡之中也　注儼矜至儼然　正義曰經唯云儼若思不云坐鄭必知坐思者案大學云定而

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即思故知思必當坐也 注 審言至樞機 正義曰論語云駟不及舌故審言語也易曰者易繫辭之文也故彼云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行者君子之樞機鄭注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喻君子之言或榮或辱引之者證審言語之事彼爲言行鄭云言語者既證經辭無取於行故變文爲語也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

疏 正義曰此一節承上人君敬愼之道此亦據人君恭謹節儉之事故鄭引桀紂以證之 敖不可長者敖者矜慢在心之名長者行敖著迹之稱夫矜我慢物中人不免若有心而無迹則於物無傷若迹著而行用則侵虐爲甚傾國亡家必由於此故戒不可長 欲不可從者心所貪愛爲欲則飲食男女人之大欲

存焉是也人皆有欲但不得從之也　志不可滿者六情徧覩在心未見爲志凡人各有志意但不得自滿故六韜云器滿則傾志滿則覆　樂不可極者樂者天子宮縣以下皆得有樂但主歡心人情所不能已當自抑止不可極爲故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爲文　注四者至自禍　正義曰案尚書史記說紂惡甚多不可具載皇氏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是長敖也糟丘酒池之等是從欲也玉杯象箸之等是志滿也靡靡之樂是樂極也桀之爲惡唯有民隊塗炭淫於妺嬉之事雖史傳不言四事亦應俱有四者之惡故紂焚宣室桀放南巢但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桀紂皆自身爲惡以致滅亡故云自禍也

賢者狎而敬之　狎習也近也謂附而近之習其所行也月令曰雖有貴戚近習

畏而愛之　心服曰畏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謂凡與人交不可以已心之愛憎誣人之善惡

積而能散謂已有蓄積見貧窮者則當能散以賙救之若宋樂氏安安而能遷謂已今安此之安圖後有害則當能遷晉舅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臨財毋苟得爲傷廉也臨難毋苟免爲傷義也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爲傷平也很閱也謂爭訟也詩云兄弟閱於牆疑事毋質質成也彼已俱疑而已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直而勿有直正也已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謙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揔明愛敬安危忠信之事各隨文解之

賢者狎而敬之者賢是有德成之稱狎謂近也習也賢者身有道藝朋類見賢思齊焉必須附而近之習其德藝儕倫易相褻慢戒令相敬也

注狎習至近習　正義曰引月令者案月令仲冬之月禁戒婦功不得奢慢貴戚謂王之姑姊妹近習謂王之所親幸嬪御之屬言近習者王附

而近之習其色引之者證賢者附而近之習其道藝連升
貴戚於義無所當也　畏而愛之　正義曰賢者有其德
行人皆心服畏之既有所畏必當愛其德義不可踈之
注心服至所畏　正義曰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者孟
子云或問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
之所畏也先子謂祖曾參不在四科而子路入四科故曾
參心服子路引之者證經畏是心服之義　愛而知其惡
憎而知其善　正義曰愛謂已所親幸憎謂已所嫌恨人
多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故記人戒之云凡人雖
愛必當知其心懷惡行崔氏云若石碏知子厚是也心雖
憎疾亦當知其善能若祁奚知其解狐是也若然乃可審
知人之賢愚　積而能散　正義曰凡人貪嗇皆好積而
不好散今謂已有畜積能賑乏賙無則是仁惠也　注謂
已至樂氏　正義曰引宋樂氏者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
鄭國飢子皮貸民粟戶一鍾樂氏者宋司城官姓樂名喜
字子罕宋亦飢樂喜請於平公云鄰於善民之望請貸民

粟并使諸大夫亦貸之今不引鄭罕氏而引宋樂氏者鄭罕氏施而斂之宋樂氏施而不斂故晉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施而不德樂氏加焉熊氏云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二家皆非也今鄭爲能散者直取一邊能散之義是同不據家施非禮之事鄭不言是而言若者但禮與諸經事實是一惟文字不同鄭則言是若檀弓云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鄭注引春秋傳云曹伯廬卒於師是也以其一事故云是也此禮本不爲樂氏而作但事類相似引以爲證故云若也

安安而能遷　正義曰上安據心下安據處凡人多居危如安故記人戒之云謂已心安於此所處之安當圖謀於後有害以否若後當有害必須早遷則離害也

注謂己至近之　正義曰晉舅犯者案左傳僖二十三年晉重耳自翟之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於齊不歸晉從者重耳之舅字子犯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

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至秦秦伯納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遷之事鄭不云是又不云若而言近之者安安能遷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是遷又非重耳之意不得云若故云近之也

臨財毋苟得　正義曰財利人之所貪非義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入已則傷廉隅故鄭云爲傷廉也　臨難毋苟免　正義曰難謂有寇仇謀害君父爲人臣子當致身授命以救之故記人戒之云若君父有難臣子若苟且免身而不鬭則陷君父於危亡故云毋苟免見義不爲無勇也故鄭云爲傷義也　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正義曰很謂小小閱很凡人所爭皆欲求勝故記人戒之云而有小小閱很當引過歸已不可求勝　分毋求多者此元是衆人之物當共分之人皆貪欲望多入已故記人戒之云所分之物毋得求多也　注爲傷至於牆　正義曰所引詩者是小雅常棣閔管蔡失道之詩也彼云兄弟鬩於牆外禦

其侮引之者證經很亦是小小鬩很之事若大很則當報之故論語孔子云以直報怨是也

疑事毋質 正義曰人多專固未知而爲已知故戒之云彼已俱疑而來問已質成也若已亦疑則無得成言之若成言疑事後爲賢人所譏則傷已智也故孔子戒子路云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直而勿有 正義曰此謂彼疑已不疑者仍須謙退直正也彼有疑事而來問已若不疑而荅之則當稱師友所説以正之勿爲已有此義也

若夫 言若欲爲丈夫也春秋傳曰是謂我非夫

坐如尸 視貌正

立如齊 磬且聽也齊謂祭祀時

禮從宜 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

使從俗 亦事不可常也牲幣之屬則當從俗所出禮器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不饗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爲丈夫之法當坐如尸以下四行並備乃可立身各依文解之若夫者凡人若爲丈夫之法必當如下所陳故目丈夫於

上下乃論其行以結之 注 言若至非夫 正義曰案左
傳宣十二年郯之戰楚侵鄭晉救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
中軍將荀林父欲還不濟上軍將士會曰善中軍佐先縠
曰不可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又哀十一年齊伐
魯魯武叔初不欲戰爲冉求所非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
夫也退而蒐乘二傳之言當是先縠之辭也彼無是謂我
鄭君足之也 坐如尸 尸居神位坐必矜莊言人雖不
爲尸若所在坐法必當如尸之坐故鄭云視貌正也 立
如齊 人之倚立多慢不恭故戒之云倚立之時雖不齊
亦當如祭前之齊必須磬折屈身 注 磬且聽也齊謂祭
祀時 正義曰磬且聽案士虞禮云無尸者主人哭出復位
祝闔牖戶如食間是祭時主人有聽法云磬者謂屈身如
磬之折殺案考工記云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鄭云必
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
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是磬之折殺其形必曲人之倚立亦
當然也又云齊謂祭祀時者凡齊皆在祭前自整齊之名

並於適寢之中坐而無立今云立如齊者齊有立者但祭前有齊所以自整齊也則祭曰神前亦當齊則齊者是先後通稱此言立如齊非祭前坐齊故鄭云齊謂祭祀時也若然此立謂侍尊者之時故玉藻云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視下聽上是也　禮從宜　皇氏云上二事丈夫爲儼恪之儀此下二事丈夫爲君出使之法義或然也禮從宜者謂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禮雖奉命出征梱外之事將軍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前事不可準定貴從當時之宜也

注事不至善之　正義曰案春秋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云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使進退在大夫也

使從俗　使謂臣爲君出聘之法皆出土俗牲幣以爲享禮土俗若無不可境外求物故云使從俗也皇氏云上禮從宜與此使從俗互而相通皆是以禮而使義或然也

注亦事至不饗　正義曰牲幣之屬當從俗所出者謂若

郊特牲及聘禮朝聘皆有皮馬龜金竹箭辟帛之等有則致之無則已故云不可常也禮器曰天不生者謂天不以四時而生若李梅冬實地不養者謂居山以魚鼈居澤以鹿豕君子不以爲禮者謂天不生地不養之等君子不將爲饗禮鬼神不饗者言君子不以爲禮者秖由鬼神不歆饗此非常之物明鬼神依人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踈決嫌疑别同異明是非也

禮不妄説人　爲近佞媚也君子説之不以其道則不説也

不辭費　爲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爲傷敬也人則習近爲好狎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　踐履也言履而行之

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言道言合於道質猶本也禮爲之文飾耳

禮聞取於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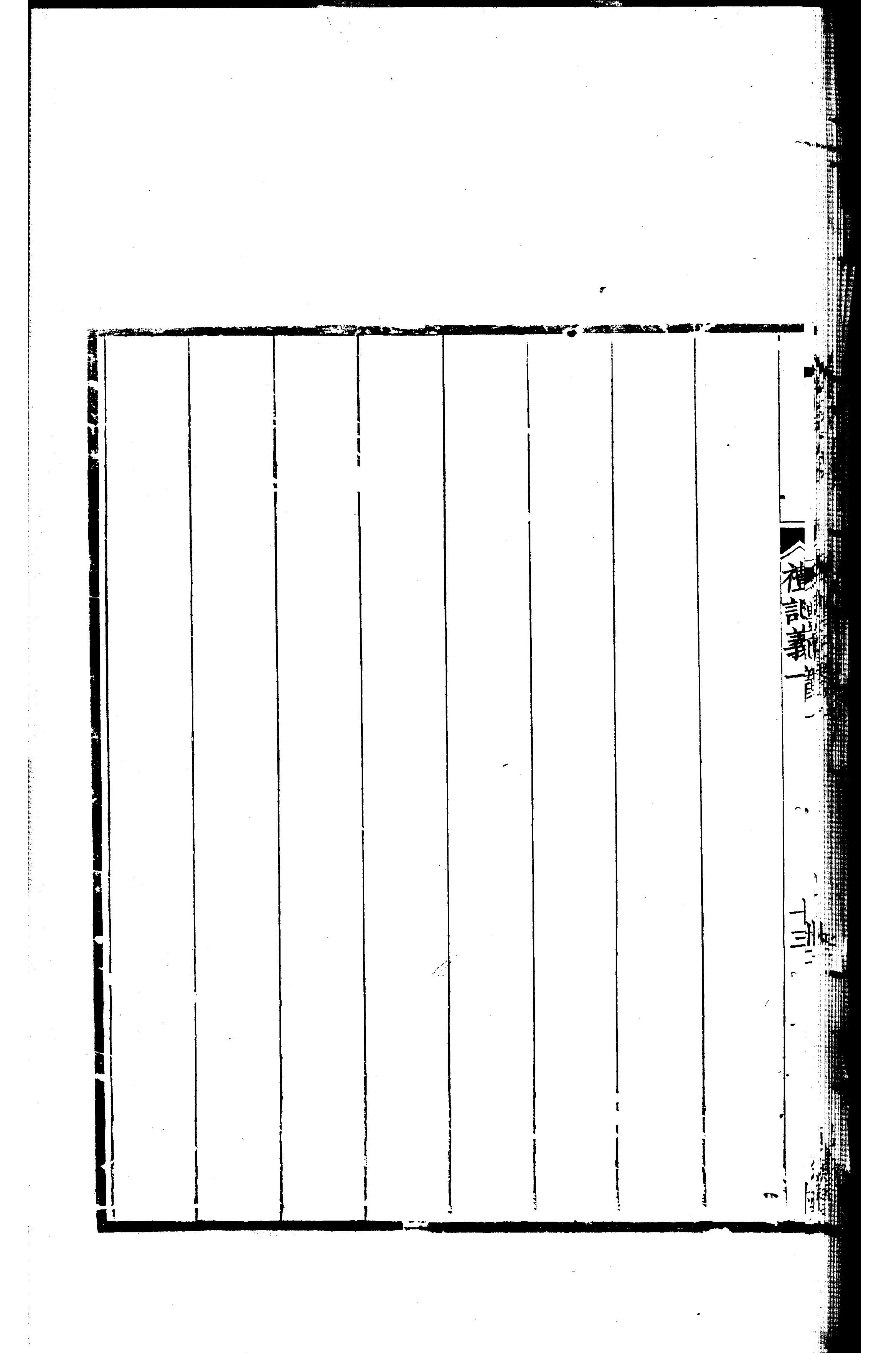
聞取人謂君人者取於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尊道藝

疏正義曰此一節揔明治身立行交接得否皆由於禮故以禮爲目各隨文解之夫禮者所以定親踈者五服之內大功巳上服麤者爲親小功巳下服精者爲踈故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也決嫌疑者若妾爲女君期女君爲妾若報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舅姑爲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疑者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　別同異者賀瑒云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　明是非也者得禮爲是失禮爲非若主人未小斂子游裼裘而弔得禮是也曾子襲裘而弔失禮非也但嫌疑同異是非之屬在禮甚衆各舉一事爲證而皇氏具引今亦略之　禮不妄說人者禮動不虛若說人之德則爵之問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爲妄說近於佞媚也

注君子至說也　正義曰此論語文孔子曰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以其道說之是妄說故君子不說也引證經禮不妄說人之事　不辭費　正義曰凡爲人之道當言行相副今直有言而無行爲辭費　禮不至好狎禮者所以辨尊卑別等級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云禮不踰越節度也不侵侮者禮主於敬自卑而尊人故戒之不得侵犯侮慢於人也　不好狎者　賢者當狎而敬之若直近而習之不加於敬則是好狎故鄭云習近爲好狎也　行脩至質也　凡爲禮之法皆以忠信仁義爲本禮以爲文飾行脩者忠信之行脩言道者言合於仁義之道質本也則可與禮爲本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　熊氏以爲此謂人君在上招賢之禮當用賢人德行不得虛致其身禮聞取於人者謂禮之所聞既招致有賢之人當於身上取於德行用爲政教不聞直取賢人授之以位制服而已故鄭云謂君人者皇氏以爲人君取師受學之法取於人謂自到師門取其道藝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禮聞來學者凡學之法當就其師處北面伏膺不聞往教者不可以屈師親來就己故鄭云尊道藝也

禮記正義卷第一



禮記正義卷第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分辨皆別也宦仕也班次也涖臨也莊敬也學或爲御〕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撙猶趨也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聚猶共也鹿牝曰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禮為諸事之本言人能有禮然可異於禽獸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者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稱仁是施恩及物義是裁斷合宜言人欲行四事不用禮無由得成故云非禮不成也道德為萬事之本仁義為羣行之大故舉此四者為用禮之主則餘行須禮可知也道是通物德是理物理物由於開通是德從

道生故道在德上此經道謂才藝德謂善行故鄭注周禮云道多才藝德能躬行非是老子之道德也熊氏云此是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今謂道德大而言之則包羅萬事小而言之則人之才藝善行無問大小皆須禮以行之是禮爲道德之具故云非禮不成然人之才藝善行得爲道德者以身有才藝事得開通身有美善於理爲得故稱道德也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者熊氏云教謂教人師法訓謂訓說義理以此教訓正其風俗非得其禮不能備具故云非禮不備但教之與訓小異大同　分爭辨訟非禮不決者周禮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又云以兩劑禁民獄故鄭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爭則萬事通名故左傳云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又云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是也此爭財曰訟對文異耳散則通名故左傳云衛侯與元咺訟是爭罪亦曰訟也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者上謂公卿大夫下謂士也君父南面臣子北面公卿大夫則列位於上士則列位於下兄前弟後唯禮能定也

白虎通云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臣堅也厲志自堅也父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孳也孳孳無已也兄況也況父法也弟悌也心順行篤也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者熊氏云宦謂學仕官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非禮不親左傳宣二年趙盾見靈輒餓問之云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宦也　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者班次也朝朝廷也次謂司士正朝儀之位次也治軍謂師旅卒伍各正其部分也涖臨也官謂卿大夫士各有職掌行法謂司寇士師明刑法也皆用禮威嚴乃行也　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者周禮都宗人云國有大故則令禱祠鄭注云祠謂報塞又小宗伯注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熊氏云祭祀者國家常禮牲幣之屬以供給鬼神唯有禮乃能誠敬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者君子是有德有爵之通稱王肅云君上位子下民又康成注少儀云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凡禮有深疑則舉君子以正之恭敬者何胤云在貌爲恭在

心為敬何之所說從多舉也夫貌多心少為恭心多貌少
為敬所以知者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又云貌曰恭又
少儀云賓客主恭祭祀主敬論語云巧言令色足恭又云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又孝經說君父同敬
為母不同敬以此諸文言之凡稱敬多為尊故知貌多為
恭心多為敬也又通而言之則恭敬是一左傳云敬恭父
命士昏禮云敬恭聽宗父母之言孝經云恭敬安親此並
恭敬連言明是一也撙者趨也節法度也言恒趨於法度
退讓以明禮者應進而遷曰退應受而推曰讓以明禮者
既道德仁義已下並須禮以成故君子之身行恭敬趨法
度及退讓之事以明禮也　猩猩至禽獸　正義曰爾雅
云猩猩小而好啼郭注山海經云人面豕身能言語今交
阯封谿縣出猩猩狀如貛㹠聲似小兒啼今案禽獸之名
經記不同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今
鸚鵡是羽曰禽猩猩四足而毛正可是獸今並云禽獸者
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

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為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注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揔名以此諸經證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

大上貴德大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報　其次務施報三王之世禮始興焉　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

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負販者尤輕恌志利宜若無禮然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懾猶怯惑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世變道殊所貴有異雖負販者必須有禮各隨文解之　大上貴德者大上謂三皇五帝之世也其時猶淳厚其德不尚往來之禮所貴者在於有德故曰貴德也德主務施其事但施而不希其反也皇是三皇帝是五帝不云皇帝者恐是一事不分故鄭升帝於皇上以殊異代矣然五帝雖有三禮五玉陟方朝會而猶是揖讓故上同三皇是以禮運注謂五帝爲大道之時也熊氏云三皇稱皇者皆行合天皇之星故詩緯含神霧宋均注云北極天皇大帝其精生人然則稱皇者皆得天皇之氣也鄭玄意則以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故注中候敕省圖引運斗樞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也然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

數燧人伏犧神農爲三皇譙周古史考亦然白虎通取伏犧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則伏犧神農黃帝爲三皇並與鄭不同此皆無所據其言非也鄭數伏犧女媧神農非謂其人身自相接其閒代之王多矣六藝論云燧人至伏犧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耀鉤云女媧以下至神農七十二姓譙周以爲伏犧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媧女媧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是不當身相接譙周以神農炎帝爲別人又以神農爲木德女媧爲水德皆非鄭義也其五帝者鄭注中候敕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五帝所以稱帝者坤靈圖云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稱之曰帝三王稱王者莊三年穀梁傳曰其曰王者人所歸往也散而言之則三皇亦稱帝則月令云其帝太昊是也五帝亦稱皇則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是也至三王德劣不得上同於天唯稱王而已此云大上貴德鄭云帝皇之世則帝皇

以上皆行德也所以中候握河紀云皇道帝德非朕所事是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不同者但德由道生道爲其本故道優於德散而言之德亦是道故摠云貴德既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以次推之則三王行仁五霸行義五帝雖行德亦能有仁故大學云堯舜率天下以仁是也案老子云道常無名河上公云能生天地人則當大易之氣也道德經云上德不德其德稍劣於常道則三皇之世法大易之道行之也然則可行之道則伏犧畫八卦之屬是也三皇所行者也下德不失德河上公云下德謂號謚之君則五帝所行者也但三皇則道多德少五帝則道少德多此皆熊氏之說也今謂道者開通濟物之名萬物由之而有生之不爲功有之不自伐虛無寂寞隨物推移則天地所生微妙不測聖人能同天地之性其愛養如此謂之爲道此則常道人行大道也其如此善行爲心於已爲得雖不矜伐意恒爲善謂之爲德此則劣於道也既能推恩濟養惻隱矜恤於物謂之爲仁又劣於德若其以仁招物物不從已

征伐刑戮使人服從謂之爲義又劣於仁以義服從恐其叛散以禮制約苟相羈縻是之謂禮又劣於義此是人情小禮非大禮也聖人之身俱包五事遇可道行道可德行德可仁行仁可義行義皆隨時應物其實諸事並有非是有道德之時無仁義有仁義之時無道德也此道德以大言之則天地聖人之功也以小言之則凡人之行也故鄭注周禮云道多才藝德能躬行謂於一人之上外能開通亦於已爲德以此言之則周禮三德六德及皐陶九德及洪範三德諸經傳道德皆有分域小大殊名不足怪也

注 其民施而不惟報　正義曰惟思也世既貴德但有施惠而不思求報也　其次務施報　正義曰其次謂三王之世也務猶事也三王之世獨親其親獨子其子貨力爲已施則望報以爲恒事故云務施報　禮尚往來者言三王之世其禮王尚往來　貧賤至不懾　懾怯也惑也貧者之容好怯惑畏人使心志不遂若知禮者則持禮而行之故志不懾怯是以於負販之中必有所尊也 注 攝猶怯

惑　正義曰何胤云憚所行爲怯迷於事爲惑義或當然　人生十年曰幼學　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　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　有室有妻也妻稱室　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　艾老也　六十曰耆指使　指事使人也六十不與服戎不親學　七十曰老而傳　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　八十九十曰耄　耄惛忘也春秋傳曰謂老將知耄又及之　七年曰悼　悼憐愛也　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愛幼而尊老　百年曰期頤　期猶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道而已　大夫七十而致事　致其所掌之事於君

而告老若不得謝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几杖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貪賢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於其國則稱名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鄰國來問必問於老者以荅之制法度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幼而從學至於成德終始之行皆遵禮制各隨文解之　人生十年曰幼學者謂初生之時至十歲依內則子生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故以十年爲節也幼者自始生至十九時故檀弓云幼名者三月爲名稱幼冠義云棄爾幼志是十九以前爲幼喪服傳云子幼鄭康成

云十五以下皆别有義今云十年曰幼學是十歲而就業也至二十曰弱冠者二十成人初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並至二十九通得名弱冠以其血氣未定故也不曰人生並承上可知也今謂庶人及士之子若卿大夫十五以上則冠故喪服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是也其冠儀與士同故郊特牲云無大夫冠禮是也其大夫之子亦二十而冠其諸侯之子亦二十而冠天子之子則十二而冠若天子諸侯之身則皆十二而冠其釋在冠義三十曰壯有室者三十而立血氣已定故曰壯也壯有妻妻居室中故呼妻爲室若通而言之則宮室通名故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别而言之論其四面穹隆則曰宮因其貯物充實則曰室室之言實也今不云有妻而云有室者妻者齊也齊爲狹局云室者含妾媵事類爲廣案媒氏云男三十女二十鄭康成云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焉白虎通云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

四十曰強而仕者三十九以前通曰壯壯久則強故四十
曰強強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強二則氣力強也
五十曰艾服官政者四十九以前通曰強年至五十氣力
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五十是知天命之年堪爲大夫服
事也大夫得專事其官政故曰服官政也鄭康成注孝經
云張官設府謂之卿大夫即此之謂也熊氏云案中候運
衡云年耆既艾注云七十曰艾言七十者以時堯年七十
故以七十言之又中候準讖哲云仲父年艾誰將逮政注
云七十曰艾者云誰將逮政是告老致政致政當七十之
時故以七十曰艾　六十曰耆指使賀瑒云耆至也至老
之境也六十耳順不得執事但指事使人也鄭注射義云
耆耋皆老也　注　六十至不親學　正義曰此王制文引之
者證不自使也　七十曰老而傳　六十至老境而未全
老七十其老已全故言老也既年已老則傳徙家事付委
子孫不復指使也　注　傳家至之父　正義曰然庶子年老
亦得傳付子孫而鄭唯云謂宗子者爲喪服有宗子孤爲

殤鄭云言孤有不孤者謂父有廢疾若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鄭今欲會成喪服義故引宗子之父也又一云宗子並謂五宗也五宗之子並是傳祭之身故指之也庶子乃授家事於子非相傳之事此既云傳故鄭知非庶子也必爲宗子父者以經言傳傳者上受父祖之事下傳子孫子孫之所傳家事祭事爲重若非宗子無由傳之但七十之時祭祀之事猶親爲之其視濯溉則子孫故序卦注云謂父退居田里不能備祭宗廟長子當親視滌濯鼎俎是也若至八十祭亦不爲故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不及也注云不齊則不祭也　八十九十曰耄耄者僻謬也人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故並言二時也　注耄惛至及之　正義曰耄惛忘也者惛忘即僻謬也　所引春秋案左傳昭元年周景王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定公勸趙孟纂禹之績廣遠樹之功趙孟對云老夫罪戾朝不謀夕劉子歸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引之者證老爲耄　七年曰悼者悼憐愛也未有識慮甚可憐愛

也年七歲而在九十後者以其同不加刑故退而次之也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者幼無識慮則可憐愛老已耄而可尊敬雖有罪而同不加其刑辟也周禮司刺有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旄三曰惷愚鄭注云若今時律令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故司刺有三赦皆放免不坐也　百年曰期頤者期要也頤養也人生百歲不復知衣服飲食寒煖氣味故人子用心要求親之意而盡養道也頤養也易序卦文　大夫七十而致事者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致所掌職事還君退還田里也不云置而云致者置是廢絕致是與人明朝廷必有賢代己也白虎通云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耳目不聰明是以退老去避賢也所以長廉遠恥懸車示不用也致事致職於君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也　若不得謝者謝猶聽許也君若許其罷職必辭謝云在朝日久劬勞歲積是許其致事也今不得聽是其有德尚壯猶堪掌事不聽去也　則必賜之几杖者熊氏云旣

不聽致事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是也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是也案書傳云七十杖於朝鄭注云朝當爲國者以其下有八十杖於朝故以朝當爲國也與王制同並謂聽致事也　行役以婦人者行役謂本國巡行役事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也　適四方乘安車者適四方謂遠聘異國時乘安車安車小車也亦老人所宜然此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今言行役婦人四方安車則相互也從語便故離言之耳　自稱曰老夫者若此老臣行役及適四方應與人語其自稱爲老夫言已是老大夫也必稱老者明君貪賢之故而臣老猶在其朝也

注几杖至耄矣　正義曰安車坐乘若今小車者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庾蔚云漢世駕一馬而坐乘也熊氏云案書傳略說云致仕者以朝乘車輲輪鄭云乘車安車言輲輪明其小也春秋傳曰老夫耄矣者引左傳證老臣對他國人自稱老夫也此是春秋隱四年衛石碏辭也石碏子厚與衞州吁遊吁

弒其異母兄宁而自立未能和民欲結強援時陳侯有寵於周桓王州吁與石厚往陳欲因陳自達於周而石碏遣人告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　於其國則稱名者於其國謂自與其君言也雖老猶自稱名也　注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者案王藻云上大夫曰下臣士相見禮云士大夫於他邦之君曰外臣是上大夫於已君自稱爲下臣於他國君自稱爲外臣又王藻云下大夫自名又鄭注王藻云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則曰外臣某是下大夫於已君稱名於他國曰外臣某此既自稱老夫宜是上大夫而稱名從下大夫者既被君尊異故臣亦謙退從下大夫之例而稱名也且王藻所云是其從下大夫例然臣於君單稱名無嫌也　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越國猶他國也若他國來問已國君之政君雖已違其事猶宜問於老賢老賢則稱國之舊制以對他國之問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從猶就也

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當謝不敏若曾子之爲 疏 謀於至從之　正義曰此一節明有事取謀議於長者各依文解之　操几杖以從之者操執持也杖可以策身几可以扶己俱是養尊者之物故於謀議之時持就也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安定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 在醜夷不爭醜衆也夷猶儕也四皓曰陛下之等夷 疏 凡爲至不爭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子事親奉養之禮又去爭訟今各隨文解之　昏定而晨省者上云冬溫夏清是四時之法今說一日之法定安也晨旦也應臥當齊整牀衽使親體安定之後退至明旦既隔夜早來視親之安否何如先昏後晨兼示經宿之禮熊氏云晨省者案內則云同宮則雞初鳴異宮則昧爽而朝在醜夷不爭者此一句明朋儕禮也醜衆也夷猶儕也皆

等類之名風俗語不同故兼言之夫貴賤相臨則有畏憚朋儕等輩喜爭勝負亡身及親故宜誡之以不爭注醜衆至等夷　正義曰醜衆也釋詁文謂在衆不忿爭也云四皓曰陛下之等夷者證夷是等類也四皓漢時隱人高士也其四人一東園公二綺里季三夏黃公四甪里先生皆老髮白皓素因呼爲四皓隱商山不仕高祖數召不出後爲高祖欲廢呂后之子盈而立戚夫人之子趙王如意爲太子張良使太子卑辭安車遣辨士以請四皓四皓果來舍建成侯所至漢十一年黥布反高祖令太子將兵擊之四皓自相謂曰凡來欲以安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爲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之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之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之等夷今令太

子將此屬莫肯爲用於是呂后如四皓言以請高祖高祖時疾自行十二年破黥布還而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皓從太子高祖驚曰吾召公數歲公逃我今反從我兒乎四皓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不敢重受賜者心也如此而五者備有馬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

見父之執不謂之

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敬父同志如事父此孝子之行也疏夫爲至行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子謙

卑行著於外所敬又廣今各隨文解之言夫者貴賤悉然
也三賜三命也言爲人子雖受三命之尊終不敢受車馬
車馬則身有成尊便比踰於父故不受所以許受三命而
不許受車馬者命是榮美光顯祖父故受也車馬是安身
身安不闚先祖故不受也不云不受而云不及者受是已
到之目明人子非唯外迹不受抑亦心所不及於此賜也

三賜至於君　正義曰云三賜不及者受命即受賜故
三賜三命故公羊云命者何加我服錫者何賜也是其命賜相將也云凡仕
者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者皆約周禮大宗伯之文
案大宗伯一命受職職則爵也又宗伯三命受位鄭康成云始有
列位於王朝今言受車馬者但三命受位即受車馬以經云車馬
故以車馬言之云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

者以公侯伯卿三命其子不受不敢比於父公侯伯大夫子男卿再命公侯伯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其子三命不受車馬者皆是不敢踰於父不言天子諸侯之子不敢受者以其父位既尊不得言不敢比踰故云自卑遠於君案周禮九儀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案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勞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之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其專征慈孝父母賜以秬鬯以歸祭祀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然則此三賜鄭康成知非九賜之第三而云三命之賜者康成以九命與

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知
者王制云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二曰衣服之屬是也
又宗伯八命作牧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王制
云賜弓矢然後征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曰九命然
後賜以圭瓚又尚書文侯仇受弓矢秬鬯左傳晉文公受
大路戎路弓矢秬鬯虎賁此皆九命之外始有衣服弓矢
秬鬯等之賜故知九賜不與九命同也且此云三賜不及
車馬其九賜一曰車馬何由三賜不及車馬乎故知此三
賜非九賜之三賜也若是九賜之三賜卽是身八命九命
之尊禮絕凡庶何得下文云州閭鄉黨僚友交遊也故康
成以爲諸侯及卿大夫之子三命者其公羊說九賜之次
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
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
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異義許慎說九賜九命鄭康
成以爲不同具如前說其大夫賜樂鄉飲酒注云大夫若
君賜樂及左傳魏絳有金石之樂非九賜之正法也車馬

之賜進退由於君命今言不受者君子仕爵位不辭祿其賜終必受之故鄭注下文不敢受重賜者心也　故州至信也　周禮司徒去王城百里置遠郊遠郊之內爲六鄉六鄉之民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又遂人職主六遂六遂之民在遠郊之外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今不言六遂者舉近耳若六遂之中有此孝者則亦稱之也　兄弟親戚稱其慈也親指族內戚言族外慈者篤愛之名兄弟外內通稱親踈交接並見其慈而稱之　僚友稱其弟也僚友同官者也弟者事長次第之名孝子能接同官有所次序不敢踰越等級故同官之友稱之　執友稱其仁也執友執志同者也同師之友意趣相得綢繆切瑳故其見仁恩之心而稱之　交遊稱其信也交遊汎交也結交遊往本資信合故稱信也熊氏云然此五句上始州閭下及交遊亦其次也前孝後信又爲差序

略舉五者餘行可知不敢受賜者心也不受由心故有五稱也　見父之執者此亦承爲人子之事也明非唯見交遊爲善乃徧至父友也自上詣下曰見自下朝上曰見父之執謂執友與父同志者也或故往見或路中相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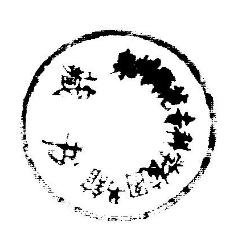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緣親之意欲知之恒言不稱老廣敬年長以倍則父事之謂年二十於四十者人年二十弱冠成人有爲人父之端今四十於二十者有子道內則曰年二十惇行孝弟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席以四人爲節因宜有所尊

疏

正義曰此一節亦明人子事親之法遊方習業及汎交之禮亦各隨文解之　恒言不稱老者老是尊稱若其稱老乃是已自尊大非是孝子卑退之情故注云廣敬言廣者非但敬親因敬親廣敬他人或云子若自稱老父母則甚老則感動其親故舜年五十而慕是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者此謂鄉里之中非親非友但二十以後年長倍已則以父道事之即父黨隨行也　注　謂年至孝弟　正義曰人年三十而娶於後乃有子則三十於六十乃是倍年今鄭言二十於四十者但二十加冠成人責以爲人父爲人子之禮雖未有妻子有爲人父之端又內則云二十乃能躬行孝弟可責以孝子之行故二十於四十約之爲倍年也以二十未合有子故鄭云爲人父之端有子道也　十年以長則兄事之者謂年二十於三十者全倍者父事之半倍故兄事之也兄事之則正差退而鴈行也　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者謂並行而差退若未二十童子則無此禮以其不能躬行孝弟論語云與先生並行王制云父之

齒隨行兄之齒鴈行者舉成人有此禮也童子禮則無也此謂二十於二十五者肩隨則齊於鴈行也然則以此肩隨而推之上云父兄事之豈是溫凊如親正言其或行來坐席推前相類耳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者謂朋友居處法也羣朋友也子夏曰吾離羣是也古者地敷橫席而容四人四人則推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會應一人別席因推長者一人於異席也 注席以至所尊　正義曰熊氏云知四人爲節者以此云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既長者一人異席餘則四人矣案公食大夫禮云蒲筵常加萑席尋此以蒲席者故得容四人此羣居之法若賓主禮席皆無同坐之法故鄉飲酒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不相連屬也鄉射衆賓之席繼而西謂相連屬也燕禮及大射公三重大夫再重是皆異席也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



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闑之中央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食饗不爲槩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祭祀不爲尸尊者之處爲其失子之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恒若親之將有教使然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爲其近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毀訾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居處及行立待賓祭祀敬慎之事各隨文解之此明孝子居處閫門之內不言凡者或異居禮則不然　居不主奧者主猶坐也奧者室內西南隅也室嚮南戶近東南角則西南隅隱奧無事故呼其名爲奧常推尊者于閑樂無事之處故尊者居必主奧也既是尊者所居則人子不宜處之也　坐不中席者一席四人則席端爲上今不云上席而言中者舊通有二一云敬無餘

席非唯不可上亦不可中也一云共坐則席端爲上獨坐則席中爲尊尊者宜獨不與人共則坐常居中故卑者坐不得居中也　行不中道者尊者常正路而行卑者故不得也男女各路路各有中也　立不中門者中央有闑闑傍有棖棖謂之門梐今云不中門者謂棖闑之中是尊者所行故人子不得當之而行也　注　謂與至異宮　正義曰凡上四事皆謂與父同宮者爾若命士以上則父子異宮則不禁所以爾者有命旣尊各有臣僕子孫應敬已故也云不敢當其尊處者四事皆尊者之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者爾雅釋宮文郭璞注云隱奧之處西北隅謂之屋漏孫氏云日光所漏入東北隅謂之宧孫氏云日側之明是宧明也東南隅謂之窔郭氏云隱闇也云内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者證有異居之道也　食饗不爲槩熊氏云謂傳家事任子孫若不傳家事則子孫無待賓之事大夫士或相往來設於饗食槩量也不制設待賓饌具事由尊者所裁而子不得輒豫限量多少也　祭祀不爲

尸者尸代尊者之處故人子不爲也　聽於無聲者謂聽而不聞父母之聲此明人子常禮也　視於無形者謂視而不見父母之形雖無聲無形恒常於心想像似見形聞聲謂父母將有教使已然也　不苟訾不苟笑者苟且也相毀曰訾不樂而笑爲苟笑彼雖有是非而已苟譏毀訾笑之皆非彼所欲必反見毀辱故孝子不爲也　注爲其至後笑　正義曰危解不登高不臨深辱釋不訾不笑也云君子樂然後笑者引論語證不苟笑之事也此是公明賈荅孔子云夫子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爲忘親也死爲報仇讎　不有私財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自謹慎其身不許友以死及不得有私財之事各隨文解之　不服闇者服事也謂不行事於闇

中也一則爲卒有非常二則闇中行事好生物嫌故孝子深戒之父母存不許友以死者謂不許爲其友報仇讎也親存須供養則孝子不可死也若父母存許友報仇怨而死是忘親也親亡則得許友報仇故周禮有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白虎通云親友之道不得行者亦不許友以死耳　不有私財者家事統於尊財關尊者故無私財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爲其有喪象也純緣也玉藻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爲人子父母存及孤子衣冠純飾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不言凡者若仕者或遇凶荒雖親存亦須素服非要在親沒故不言凡父母存冠衣不純素者冠純謂冠飾也衣純謂深衣領緣也禮具父母太父母存冠衣純以繢若有父母無太父母則純以青若少而并無則乃純素也故親存者不得純素也

注 爲其至以青　正義曰引玉藻縞冠玄武子姓之

冠證冠純有吉凶之别也縞冠者薄絹爲之玄武者以黑繒爲冠卷也子姓者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爲子姓父有服未畢子雖已除猶未全吉也故縞冠玄武玄武是吉縞冠爲凶明吉凶兼服也何胤云繒裹卷武也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又證有素爲凶也當祥之日朝服縞冠祥祭之後則縞冠素紕何胤云素紕謂緣冠兩邊云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者引證不純以素之事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謂年未三十者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爲孤也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

疏 正義曰上言有親而不素此言無親而素者也孤子謂二十九以下而無父者當室謂適子也既少孤故雖除服猶自素也然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則嫡庶悉然今云當室則似庶子不同所以爾者通者有二云凡子皆然豈唯當室但嫡子内理蒸嘗外交宗族代親既備嫌或不同故特明之所以鄭引深衣爲注會證凡孤子悉同也

崔靈恩云指謂當室者不當室則純采所以然者當室之孤內理蒸嘗外交宗族所履之事莫不傷心故特純素示哀也深衣不云當室者文略耳 ㊟早喪至以素 正義曰三十以外遭喪者除服後即得純采今所言雖是除喪未三十不得純采若至三十則亦采也故云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也然注前解適子後引深衣似崔解也深衣不言冠者從可知也

幼子常視毋誑 視今之示字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無誑欺

童子不衣裘裳 裘大溫消陰氣使不堪苦不衣裘裳便易

立必正方不傾聽 習其自端正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 習其扶持尊者提攜謂牽將行

負劍辟咡詔之 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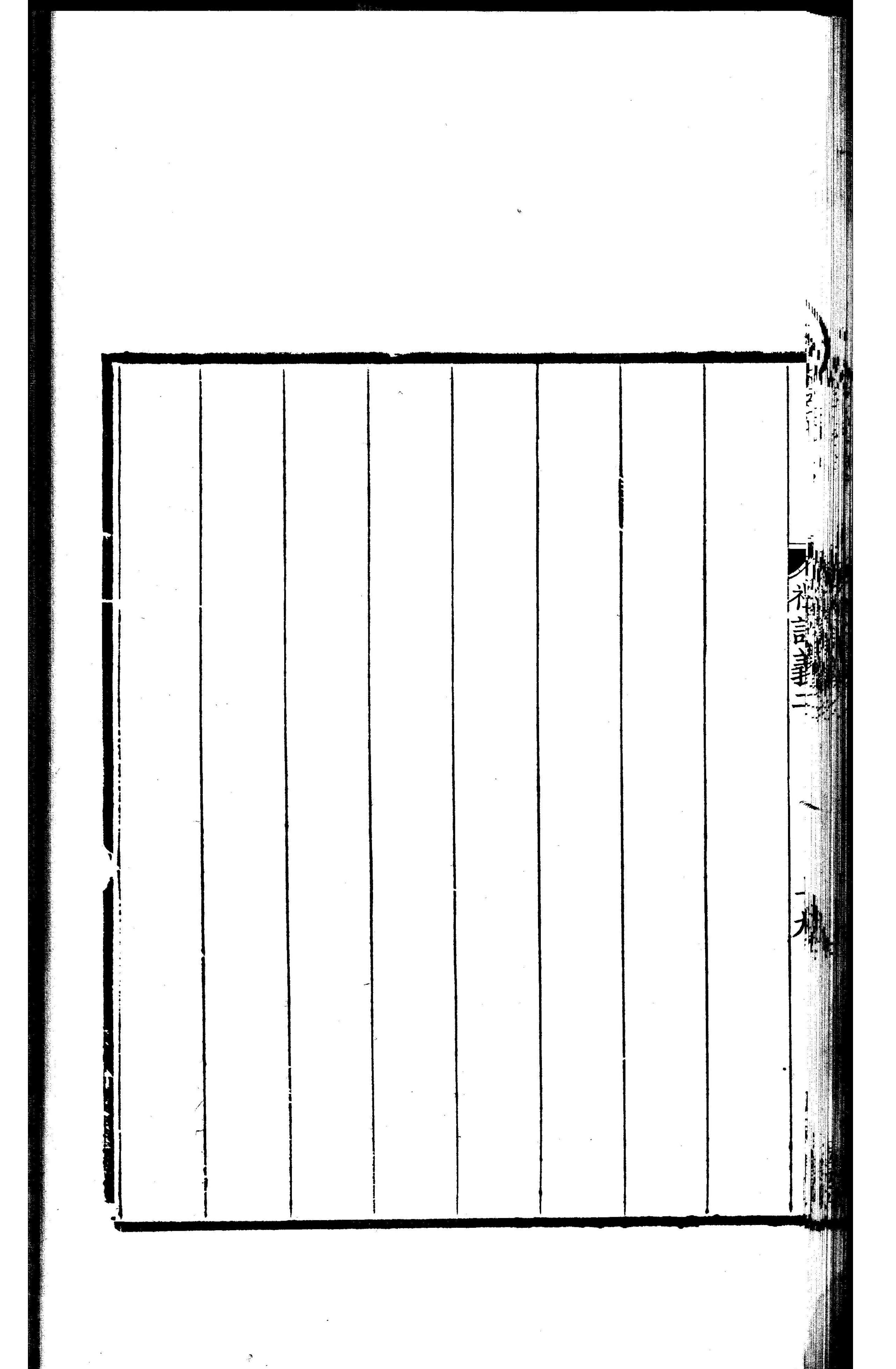
則掩

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屏氣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父母教子及衣裘裳之法也各隨文解之　小兒恒習效長者長者常示以正事不宜示以欺誑恐即學之故曾子兒啼妻云兒莫啼吾當與汝殺豕兒聞輒止妻後向曾子說之曾子曰勿教兒欺即殺豕食兒是不誑也注視今之示字　正義曰古者觀視於物及以物視人則皆作示傍著見後世已來觀視於物作示傍著見以物示人單作示字故鄭注經中視字者是今之以物示人之示也是舉今以辨古昏禮視諸衿鞶注云視乃正字今文視作示俗誤行之言視正字也言古之以物示人作視字爲正故云視乃正字今文儀禮應爲古視字乃作今示字故言俗誤也　童子不衣裘裳童子未成人之名也衣猶著也童子體熱不宜著裘裘大溫傷陰氣也又應給役若著裳則不便故並不著也故童子並緇布襦袴也注裘大至便易　正義曰使不堪苦者熱消陰氣則不堪苦使也此童子不衣裘裳二十則可故內則云二十可以

衣裘帛國君十二冠則裘裳早矣女子十五許嫁者則亦
衣帛詩云乃生男子載衣之裳是初生暫行此禮　立必
至而對　立必正方立宜正嚮一方不得傾頭屬聽左右
也張逸云此說其威儀常然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
長者之手者非唯教之聽云至於行步亦宜教之提攜謂
牽將行時因牽行之又教之爲節也奉長者之手爲兒長
大方當供養扶持長者故先使學之令習便也張逸云說
其見與行之法也　負劒辟咡詔之者豈但在行須教正
在抱時亦令習也負謂致兒背上也劒謂挾於脇下如帶
劒也辟傾也咡口旁也詔告也長者或若負兒之時而與
之語當傾頭以告之也不正嚮之令氣不觸兒也亦令見
長者所爲而復習之也張逸云辟咡詔之傾頭以告教之
也此長者之爲也此負謂兒在人背上曰負兒在懷中亦
稱負謂兒負之故內則云三日始負子注云負之謂抱之
注口旁曰咡　正義曰案管子書弟子職云食已循咡覆
手謂弟子食訖以手循覆於咡故知是口旁也　則掩口

而對者嚮長者告語之此是童子荅長者童子雖未能掩口而對長者亦教其爲之其禮以爲後法掩口恐氣觸人張逸云謂令小者如是所習嚮尊者屏氣也

禮記正義卷第二



禮記正義卷第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尊不二也先生老人教孝者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爲有教使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爲其不欲與已並行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爲遠視不察有所問登城不指城上不呼爲惑人將

適舍求毋固謂行而就人館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舊常或時乏無周禮士訓辨地物原其生以詔地求其類將上堂聲必揚警內人也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不干掩人之私也奉扃敬也戶開亦開戶闔亦闔不以後來變先有後入者闔而勿遂示不拒人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趨隅升席必由下也慎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事師長之禮并自恭謹之法今各隨文解之○從於先生者謂從行時先生師也謂師爲先生者言彼先己而生其德多厚也自稱爲

弟子者言己自處如弟子則尊師如父兄也故公西華子夏之徒答孔子皆自稱弟子也雷次宗以爲師如父兄故自稱弟子也今明若從師行不得輒往路傍與他人言也而論語云有酒食先生饌則先生之號亦通父兄崔靈恩云凡言先生謂年德俱高又教道於物者凡云長者直以年爲稱也凡爲君子者皆爲有德尊之不據年之長幼故所稱不同也　遭先至拱手　此明道路與師長相逢之法遭逢也趨疾也拱手見師而起敬故疾趨而進就之也又不敢斥問先生所爲故正立拱手而聽先生之教 注 先生老人教學者　正義曰案書傳略說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教於州里鄉射注云先生鄉大夫致仕者此云老人教學者則通凡老而教學者是未必皆致仕者　與之言則對　此謂問時事之言則對若問己大事則必辭讓然後對故前文云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則必鄉長者所視　長者東視則東視長者西視則西視從先生君子亦然　將適舍求毋固　正義

曰自此以下雖從師長兼明爲賔客禮也適猶往也舍主人家也固猶常也凡往人家不可責求於主人覔常舊有之物故曰求毋固也 注 周禮至其類 正義曰案地官土訓職云辨地物鄭注云别其所有所無原其生者生有時以告王之求也若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與此相類也故引之證求毋固也 戶外至唯諾 正義曰此一節明謂室有兩人故戶外有二屨此謂兩人體敵故二屨在外知者以鄉飲酒無筭爵賔主皆降脫屨於堂下以體敵故也若尊卑不同則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内故少儀云排闔脫屨於戶内者一人而巳矣是也案屨人注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禪如鄭此言古人之言無問禪之與複皆名爲屨今人言屨正謂禪者也 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者若一屨有一人一人無非法之私事則外人可即入若有二屨二屨是有二人或清閒密事若内人語聞於戶外則外人乃可入也熊氏以爲一人之屨在戶内其戶外有二屨則三人也下

入云內坐離立無往參焉則知戶內二人不得參之故知戶外有三屨者當有三人義亦通也　將入戶視必下者雖聞言而入亦不得舉目而視恐覩人私故必下　入戶奉扄者奉扄之說事有多家今謂禮有鼎扄所以關鼎今關戶之木與關鼎相似亦得稱扄凡常奉扄之時必兩手向心而奉之今入戶雖不奉扄木其手若奉扄然以其手對戶若奉扄言恭敬故言奉扄也是以注云奉扄敬也　視瞻無回者初將入時視必下而竟不得迴轉廣有瞻視也　戶開亦開者既入戶不以後來變先若戶本開則今入者不須闔也　戶闔亦闔者戶若本闔則今入者不須開也　有後入者闔而勿遂者有後入者謂已於先入後猶有人又應入者也雖已應還闔當徐徐欲作闔勢以待後入不得遂闔以成拒後入故注云示不拒人　毋踐屨者踐蹋也既並脫屨戶外其人或多若後進者不得蹋先入者屨　毋踖席者踖猶躐也席既地鋪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已位上不發初從上從上爲躐席也王

藻云升席不由前爲躐席也熊氏以爲踖席猶逆席逆席謂從上升故鄭云必由下王藻所云者自是不由席前升與此別　摳衣趨隅者摳提也衣裳也趨猶向也隅猶角也旣不踖席當兩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之下角從下而升當巳位而就坐也必愼唯諾者唯咏也咏諾應對也旣坐定又愼於應對　注　趨隅至乃應　正義曰案鄉飲酒云賔升席自西方注云升由下也升必中席彼謂近主人爲上故以主西爲之下凡席皆升由下降由前云愼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者舉猶問也謂不先問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　臣統於君闑門橛　不踐閾　閾門限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士出入君門之法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也故盧注檀弓下云門以向堂爲正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今此大夫士是臣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賔故出入君門恒從闑東也其士之朝位雖在西方東面入時仍依闑東其大射注云左

則由闑西者汎解賔客入門之法也　不踐閾者踐履也閾門限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

下賔也敵者迎於大門外聘禮曰君迎賔於大門內

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

爲猶敷也雖君亦然

然後出迎客客固辭

又讓先入

主人肅客而入

肅進也進客謂道之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右就其右左就其左

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

降下也謂大夫於君士於大夫也不敢輙由其階卑統於尊不敢自專

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

復其正

主人

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拾當爲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以上重蹀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近於相鄉敬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賓與主人送迎相讓及升堂行步之法各隨文解之

言凡者通貴賤也每門者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客敵者主人出門外迎客主人輒先讓不先入故曰每門讓於客也貴賤禮不並存且諸侯自相爲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三人所以不隨命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嚮而立鄭注考工

記云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疾胡下此子男立當衡注衡謂車軛其君當軫而九介立在公之北邐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並西嚮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賓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入來詣已恐爲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傳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　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鄭注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闑西北嚮七介

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使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闑外闑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邐迤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此云凡與客入者謂燕也故下文云至寢門謂燕在寢也若相朝饗食皆在廟　每門讓於客者　每門讓於客自謙下敬於賓也　注迎於至門內

正義曰迎於大門外謂敵者則主人自出聘禮云君迎賓於大門內者謂不敵者主人不出門也使者是彼臣故主

君迎至門內而不出也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寢
門最內門也謂客與主人入至主人內門也主人請入
爲席者爲猶敷也客至於內門而主人請先獨入敷席也
然主人嚮已應正席今客至門方請先入敷席者其意有
二一則自謙示不敢逆設席以招賢也二則重愼更宜祖
之 注 雖君亦然 正義曰知君迎臣君亦先入者案聘
禮云及廟門公揖入于中庭是也若敵者則更出迎其不
敵則不出迎故聘禮云立於中庭注不復出如此得君行
一臣行二是也聘禮君使卿歸饔餼於賓賓迎於門外及
廟門賓揖俱入是敵禮不重出迎者尊主君之命不敢當
也聘禮賓見主國大夫及廟門大夫揖入不出迎者尊聘
君之命不敢當也 然後出迎客 入鋪席竟後更出迎
客也 客固辭者固如故也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
辭三曰終辭主人入銷席竟出而迎客再辭不先入也
王人肅客而入者肅進也謂先導之也客以再辭故主人
進道客也故公食大夫禮云公揖入賓從是也 客若降

等則就主人之階者降等卑下之客也不敢亢禮故就主人階是繼屬於主人 注 降下至自尊 正義曰謂大夫於君士於大夫者此大夫於君大夫謂他國大夫也客聘禮云公迎賓賓不就主人階公食大夫禮公迎賓賓入門左注云左西方此皆是降等不就主人階者以聘禮及公食大夫禮並奉己君之命不可苟下主人故從客禮也若君燕於臣命宰夫爲主人則主人與賓皆從西階升與此異也案聘禮賓面主國大夫他國大夫是敵禮賓亦入門右鄭注見私事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爲若降等然 主人與客讓登 客主至其階又各讓不先升也 主人先登者讓必以三三竟而客不從故主人先登亦肅客之義不言三者略可知也 客從之者言主人前升至第二級客乃升中較一級故云從之也公食禮云公升二等賓升是也案燕禮大射賓先升者公以宰夫爲主人賓尊也故下注云賓每先升尊也案聘禮君使卿歸饔餼於賓館卿升一等賓從於時賓爲主人不先升者卿銜主君之命尊故

先升也至於賓設禮擯卿賓升一等大夫從升者以賓作主人故也　拾級聚足者此上階法也拾涉也級等也聚足謂每階先舉一足而後足併之不得後過前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而併之也　連步以上者上上堂也在級未在堂後足不相過故云連步也涉而升堂故云以上

帷薄之外不趨 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為容也入則容行而張足曰趨 **堂上不趨** 為其迫也堂下則趨 **執玉不趨** 志重玉也聘禮曰上介授賓玉於廟門外 **堂上接武** 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迹尺二寸 **堂下布武** 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 **室中不翔** 又為其迫也行而張拱曰翔 **並坐不橫肱** 為害旁人 **授立不跪** **授坐不立** 為煩尊者俛仰受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言趨步授受之儀帷幔也薄簾也趨

謂行而張足疾趨而行敬也貴賤各有臣吏故其敬處亦
各有遠近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
外屏門外爲之內屏門內爲之邦君樹塞門是也臣來朝
君至屏而加肅敬屏外不敬故不趨也今言帷薄謂大夫
士也其外不趨則內可趨爲敬也此帷薄外不趨謂平常
法也若祭祀之禮爾雅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
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知爾雅是
祭祀者以召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云告文王廟
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出廟入廟不以遠爲文是也若迎
賓則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行謂大寢之庭至路門
趨謂路門至應門　堂上不趨者亦謂不疾趨堂上迫狹
故也下堦則趨故論語云沒堦趨進翼如也然論語云是
孔子見於君也　執玉不趨者執玉須慎不論堂之上下
皆不疾趨也若張足疾趨則或蹉跌失玉故不趨注云聘
禮曰上介授賓玉於廟門外者引證賓有執玉於堂下時
也賓當進聘故上介授賓玉於主人廟門外賓執玉進入

門內不疾趨而爲徐趨徐趨者則玉藻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注云孔子執圭則然也又云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注云著徐趨之事疾趨者則玉藻云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注云疾趨謂直行也跳數自若毋移欲其直且正也　堂上接武者武跡也既不欲疾趨故跡相接也鄭云每移足半躡之王云足相接也庾云謂接則足連非半也武跡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也中人跡一尺二寸半躡之是每進六寸也　堂下布武者鄭謂每移足各自成跡不半相躡王云謂跡間容足若間容足則中武王說非也　授立不跪者謂尊者立之時卑者以物授尊者不得跪煩尊者俯俛若尊者形短雖卑者得跪以授之故少儀云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也注云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是也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如是得兩手奉箕恭也謂初執而往時也弟子職曰執箕膺揭厥中有帚以袂拘而

退其塵不及長者謂掃時也以袂擁帚之前掃而郤行之以箕自鄉而扱之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箕去弃物以鄉尊者則不恭奉席如橋衡横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㮶槔衡上低昂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順尊者所安也衽卧席也坐問鄉卧問趾因於陰陽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爲尊者掃除布席之儀各隨文解之　必加帚於箕上者謂初持箕往時也以帚加置箕上兩手舉箕也

注弟子至有帚　正義曰證加帚箕上弟子職者管子之書篇名也其書述爲弟子職也膺胷前也擖箕舌也其也言執箕之禮以箕舌嚮胷而帚置於箕中箕是棄

物之器故不持鄉尊也　以袂拘而退　謂埽時也袂衣
袂也退遷也當埽時郤遷以一手捉帚又舉一手衣袂以
拘障於帚前且埽且遷故云拘而退　以箕自鄉而扱之
扱斂取也謂以箕自鄉斂取糞穢亦不以箕鄉尊也　注
扱讀曰吸　正義曰必讀扱爲吸者以其穢物少吸然則
盡不得爲一扱再扱故讀從吸也　奉席如橋衡　所奉
席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衡衡横也左尊故昂右畀故
垂也但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奉之法故
注云如有首尾然言如有則實無首尾至於舒席之時則
有首尾故公食禮云莞席尋卷自末注云末終也終則尾
也　請席何鄉請衽何趾者既奉席來當隨尊者所欲眠
坐也席坐席也鄉面也衽卧席也趾足也坐爲陽面亦陽
也坐故問面欲何所鄉也卧是陰足亦陰也卧故問足欲
何所趾也皆從尊者所安也　注　衽卧席也　正義曰案
昬禮同牢禮畢將卧云御衽於奥媵衽良席有枕北趾此
是衽爲卧席也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者謂東西設

席南鄉北鄉則以西方爲上頭也所以然者凡坐隨於陰陽若坐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也俱以西方爲上　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者謂南北設席皆以南方爲上者坐在東方西鄉是在陽以南方爲上坐若在西方東鄉是在陰亦以南方爲上亦是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案鄉飲酒禮注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與此不同是也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謂講問之客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飲食之客布席於牖前丈或爲杖 主人跪正席 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 客跪撫席而辭 撫之者荅主人之親正 客徹重席主人固辭 徹去也去重席謙也再辭曰固 客踐席乃

坐安主人乃敢也講問宜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客自外來宜問其安否無恙及所爲來故將即席容毋怍怍顏色變也兩手摳衣去齊尺齊謂裳下緝也衣毋撥撥發揚貌足毋蹶蹶行遽貌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客主之禮儀云若非飲食之客者飲食之客謂來共飲食者非飲食客謂來講問者布席謂舒之令相對若飲食之客不須相對若講問之客布席相對須講說指畫使相見也　席間函丈者函容也既來講說則所布兩席中間相去使容一丈之地足以指畫也文王世子云侍坐於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是一丈故鄭云容丈也

【注】講問至爲杖　正義曰凡飲食燕饗則賓位在室外牖前列筵南饗不得布席相對相對者唯講說之客耳不在牖前或在於室云丈或爲杖者王肅以爲杖言古人

講說用杖指畫故使容杖也然二家可會　主人跪正席
客雖來講問而主人宜敬故跪而正席示親客之來也雖
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也　客跪撫席而辭
撫謂以手按止之也客跪以手按止於席而辭不聽主人
之正席也撫之者荅主人之親正席也　客徹重席者禮
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又鄉飲酒之禮公三重大夫再
重是尊者多卑者少故主人爲客設多重席客謙而自徹
也　主人固辭者固辭再辭止客之徹也然尊卑有數而
客必徹之者既言講說本以德義相接不以尊卑爲用故
雖尊猶自徹也　客踐席者猶履也客起徹重席主人止
人故客還履席將坐　乃坐者主人待客坐乃坐也　主
人不問客不先舉者舉亦問也客從外來宜問路中寒熱
無恙若主人未問則客不可先問也爾雅釋詁文恙憂也
將即席容無怍者此明弟子講問初來之法即就也怍顏
色變也初將來就席顏色宜莊不得變動顏色也　兩手
摳衣去齊尺者摳提挈也衣謂裳也齊是裳下緝也　亦謂

將就席之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裳使起令裳下緝去地一尺恐衣長轉足躡履之 足毋蹶者蹶行急遽貌也亦謂客初至之時勿得以爲行遽恐有蹶蹪之貌也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 坐而遷之戒勿越 廣敬也在前謂當行之前 虛坐盡後 謙也 食坐盡前 爲汙席 坐必安執爾顏 執猶守也 長者不及毋儳言 儳猶暫也非類雜 正爾容聽必恭 聽先生之言既說又敬 毋勦說 勦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 毋雷同 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孟子曰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必則古昔稱先王 言必有依據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

終則對（不敢錯亂尊者之言）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摳衣前請也業謂篇卷也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應辭唯恭於諾）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爲有後來者）見同等不起（不爲私敬）燭至起（異晝夜）食至起（爲饌變）上客起（敬尊者）燭不見跋（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尊客之前不叱狗（主人於尊客之前不敢倦嫌若風去之）讓食不唾（嫌有穢惡）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弟子事師子事父之禮各隨文解之 先生書策者策篇雙

也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也越踰也弟子將行若遇師諸物或當已前則跪而遷移之戒慎勿得踰越廣敬也　虛坐盡後者凡坐各有其法虛空也空謂非飲食坐也盡後不敢近前以爲謙也玉藻云徒坐不盡席尺是也食坐盡前者謂飲食坐也古者地鋪席而俎豆皆陳於席前之地若坐近後則濺汙席故盡前也玉藻云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是也　坐必安者凡坐好自搖動故戒之令必安坐　執爾顏者執守也久坐好異故必戒之宜如嚮者無怍顏容也故注云執猶守也　長者不及毋儳言者長者猶先生也互言耳及謂所及之事也儳暫也長者正論甲事未及乙事少者不得輒以乙事雜甲事暫然雜錯師長之說　正爾容者正謂矜莊也方受先生之道當正己矜莊也顏容通語耳　聽必恭者聽師長之說宜恭敬也　毋勦說者語當稱師友而言無得擥取人之說以爲己語　毋雷同者凡爲人之法當自立己心斷其是非不得聞他人之語輒附而同之若聞而輒同則似萬物之

生聞雷聲而應故云毋雷同但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而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　必則古昔者則法也雖不雷同又不得專輒故當必法於古昔之正　稱先王者既法古者而所言之事必稱先王先王聖人爲天子者也如孔子說孝經稱先王有至德也言必有所依據 注 人之至人也　正義曰人之言評議是非須自出己情不當然者然謂如此也謂不當如此隨附他意孟子云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引之者明是非由己不可一同餘人　請益則起　益謂已受說而不解了更諮問審之也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摳衣前請也漢時受學有摳衣前請之法故鄭引證之也 注 子路至無倦　正義曰子路受師說不了故就孔子請益也案論語云子路問爲政之道孔子荅云爲政先行恩惠後乃可使人爲勞役子路嫌少就孔子更請益孔子荅云但勤行前恩惠之事無倦怠則自足爲政引之者證請益也 注 唯恭於諾　正義曰父與先生呼召稱唯唯㕦也不得稱諾其稱

諾則似寬緩驕慢但今人稱諾猶古之稱唯則其意急也今之稱吥猶古之稱諾其意緩也是今古異也　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　謂先生坐一席已坐一席已必坐於近尊者之端勿得使近尊者之端更有空餘之席所以然者欲得親近先生似若扶持然備擬先生顧問不可過遠且擬後人之來故闕其在下空處以待之　見同等不起者雖見已之同等後來不爲之起任其坐在下空處所以然者尊敬先生不敢曲爲私敬也　上客起者上客謂尊者之上客也尊者見之則起故侍者宜從之而起然食與燭至起則尊者不起　燭不見跋者小爾雅云跋本也本把處也古者未有蠟燭唯呼火炬爲燭也火炬照夜易盡盡則藏所然殘本所以爾者若積聚殘本客見之則知夜深慮主人厭倦或欲辭退也故不見殘本恒如然未盡也　尊客之前不叱狗者若有尊客至而主人叱罵於狗則似厭倦其客欲去之也卑客亦當然舉尊爲甚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

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以君子有倦意也撰猶持也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離席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閒有所白也屏猶退也隱也毋側聽嫌探人之私也側聽耳屬於垣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皆爲其不敬噭號呼之聲也淫視睇眄也怠荒放散身體也跛偏任也伏覆也髢髲也毋垂餘如髲

也免去也褰袪【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卑者事君子之禮

也髢或爲肆君子欠伸者君子志疲則欠體疲則伸　撰杖屨者則君子自執杖在坐著屨升堂脫之在側若倦則自撰持之也　視日蚤莫者君子或瞻視其庭影望日蚤晚也　侍坐者請出矣者禮卑者賤者請進不請退退由尊者是以論語云杖者出斯出矣不敢自專今若見尊者爲上諸事皆是欲起之漸故侍坐者得請出矣

侍坐於君子者此又明卑侍尊也事異於上故又言侍坐也君子問更端者更端別事也謂嚮語巳畢更問他事　則起而對者事異宜新更敬又起對也　侍坐於君子者此亦卑事於尊所明既異故更言侍坐　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者閒謂清閑也復白也卑者正侍坐於君子而忽有一人來告君子云欲得君子少時無事清閑已願有所白也　則左右屏而待者屏退也侍者聞告欲有所白則當各自屏退左右避之不得遠也　毋側聽者此以下亦是侍君子之法凡人宜當正立不得傾欹側聽人之語

嫌探人之私故注云側聽耳屬於垣若側聽則耳屬於垣辟聽旁人私言也　毋噭應者噭謂聲響高急如叫之號呼也應荅宜徐徐而和不得高急也　毋淫視者淫謂流移也目當直瞻視不得流動邪眄也　毋怠荒者謂身體放縱不自拘斂也　遊毋倨者遊行也倨慢也身當恭謹不得倨慢也　立毋跛者跛偏也謂挈舉一足一足蹋地立宜如齊雙足竝立不得偏也　坐毋箕者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也　寢毋伏者寢卧也伏覆也卧當或側或仰而不覆也　斂髮毋髢者髢髮也垂如髮也古人重髮以纚韜之不使垂也　冠毋免者免脫也常著在首不可脫也　勞毋袒者袒露也雖有疲勞之事猒患其衣而不得袒露身體　暑毋褰裳者暑雖炎熱而不得褰袪取涼也然上諸事條目誡侍者左右屛隱之人也既屛隱好生上事或私覘清閒或隔尊自恣故宜兼誡亦可通誡爲人之法也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　屨賤空則不陳於尊者之

側

解屨不敢當階爲妨後升者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謂獨退也就猶著也屏亦不當階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謂長者送之也不得屏遷之而巳俯俛也納內也遷或爲還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解屨著屨之法事異於上故別言侍坐也　屨不上於堂者長者在堂而侍者屨賤故脫於階下不著上堂若長者在室則侍者得著屨上堂而不得入室戶外有二屨是也或云悉不得上也戶外有二屨是狎客非須擯通也　解屨不敢當階者解脫也屨既不上於堂故解之於階下也謂脫爲解者案內則云屨著綦鄭云綦屨繫也又冠禮云黒屨青絇鄭云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案內則注有屨繫之文冠禮有絇如刀衣鼻在屨頭及行戒之間故師說云用物穿屨頭爲絇相連爲行戒也今云解屨是解繫也故隱

義云古者屨頭皐綦繩相連結之將升堂解之也不敢當階者謂人與屨並不當階側就階邊而解若留屨置階道爲妨後升也　就屨跪而舉之者此侍者或獨暫退時取屨法也就猶著也初升時解置階側今下著之先往階側跪舉取之故云就屨跪而舉之　屛於側者屛退也退不當階也　鄉長者而屨者此明少者禮畢退去爲長者所送之法也既爲長者所送則於階側跪取屨稍移之面嚮長者而著之故云鄉長者而屨　跪而遷屨者遷徙也就階側跪取稍移近前　俯而納屨者納內也既取因俯身嚮長者而內足著之不跪者若跪則足嚮後不便故俯也

雖不並跪亦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耳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爲干人私也離兩也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

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皆爲重別防淫亂不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椸可以枷衣者通問謂相稱謝也諸母庶母賤可使漱衣不可使漱裳裳賤尊之者亦所以遠別外言內言男女之職也不出入者不以相問也梱門限也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病乃後入也女子有官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女子十年而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亦遠別也父子不同席異尊卑也男女非

有行媒不相知名見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非受幣不交不親重別有禮乃相纏固故日月以告君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齊戒以告鬼神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會賓客也以厚其別也厚重愼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媵取之於賤者世無本繫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辟嫌也有見謂有奇才卓然衆人所知

疏　正義曰此一節揔明不干人私并遠嫌之法今各隨文解之　離坐離立離兩也若見彼或

二人併坐或兩人併立既唯二人恐密有所論則已不得輒往參預也　離立者不出中間者又若見有二人併立當己行路則避之不得輒當其中間出也不云離坐者道路中非安坐之地故不云坐也識與不識通如此也　注離兩也　正義曰案易象云明兩作離是離爲兩也　男女至而食　不親授者男女有物不親相授也内則云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　諸母不漱裳者諸母謂父之諸妾有子者漱浣也諸母賤乃可使漱浣盛服而不可使漱裳裳卑褻也欲尊崇於兄弟之母故不可使漱裳耳又欲遠別也　外言不入於梱者外言男職也梱門限也男職在於官政各有其限域不得令婦人預之故云外言不入於梱也　内言不出於梱者内言女職也女職謂織紝男子不得濫預故云不出梱也　女子許嫁纓者女子婦人通稱也不要對文故不重云子也婦人質弱不能自固必有繫屬故恒繫纓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佩香纓二是許嫁時繫纓此

則爲許嫁時繫纓何以知然者內則云男女未冠笄紟纓
鄭以爲佩香纓不云纓之形制此云許嫁有從人之端也
又昏禮主人入親說婦纓鄭注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
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又內則云
婦事舅姑紟纓鄭云婦人有纓示繫屬也以此而言故知
有二纓也但婦人之紟纓即是五采者故鄭云示繫屬也
今此許嫁謂十五時　非有大故不入其門者大故謂喪
病之屬也女子已許嫁則有宮門列爲成人唯有喪病等
乃可入其門非大故則不入門也　女子子者謂巳嫁女
子子是己之女不直云女子而云女子子者凡男子女子
皆是父生同爲父之子男子則單稱子女子則重言子者
案鄭注喪服云重言女子子是別於男子故云女子子
兄弟弗與同席而坐者雖已嫁及成人猶宜別席不云姪
及父唯云兄弟者姪父尊卑禮殊不嫌也　弗與同器而
食者熊氏以爲不得傳同器未嫁亦然今嫌嫁或有異於
未出故明之皆爲重別防淫亂也　注不雜至別也　正

義曰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　熊氏云謂若大宗收族人子燕食族人於堂宗子之婦燕食族婦於房也

注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　引公羊傳譏女子有別宮也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於外公羊傳曰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何休云路寢是君聽事之處不可嫁他女小寢是夫人所居天王女宜遠別不可往也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者羣公子是魯侯之諸女也魯侯女宮爲卑不可處王女也何休又云當築夫人宮下羣公子宮上公羊以爲築宮於外非禮也左氏以爲築宮於外禮也鄭康成亦以爲築宮當於宮外是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相知男女名者先須媒氏行傳昏姻之意後乃知名見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也故昏禮有六禮二曰問名　非受幣不交不親者幣謂聘之玄纁束帛也先須禮幣然後可交親也　故日月以告君者既男女須辨故婦來則書取婦之年月日時以告國君也

注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引媒

氏職證必書告君也妻是判合故云判也入子者鄭康成
注云入子謂容媵及姪娣不聘者也妾既非判合但廣
於子胤而已故云入子　齋戒以告鬼神者並厚重遠別
也齊戒謂嫁女之家受於六禮並在於廟布席告先祖也
明女是先祖之遺體不可專輒許人而取婦之家父命子
親迎乃並自齊絜但在已寢不在廟也所以爾者白虎通
云娶妻不告廟者示不必人女也然夫家若無父母則三
月廟見亦是告鬼神故云齋戒以告鬼神　注　昏禮至此
也　正義曰昏禮納采主人筵於户西西上右几注爲神
布席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不敢不告昏禮又云受諸禮
於廟而設几筵也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熊氏云
卜者卜吉凶既不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義或然也　注
爲其至本繫　正義曰郊特牲云無別無義禽獸之道此
不取同姓爲其近禽獸故也云妾賤或時非媵取之於賤
者如諸侯取一國之女則二國同姓以姪娣媵媵送也妾
送嫡行則明知姓氏大夫士取亦各有妾媵或時非此媵

類取於賤者不知何姓之後則世無本繫但卜得吉者取之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 明避嫌也見謂奇才卓異可見也寡婦無夫若其子有奇才異行者則已可與之爲友若此子凡庸而已與其往來則於寡婦有嫌也是以鄭注有見謂奇才卓然衆人所知也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謂不在賓客之中使人往者羞進也言進於客古者謂候爲進其禮蓋壺酒束脩若犬也不斥主人昏禮不賀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禮許儉不非無也年五十始杖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疏 正義曰謂親朋友有昏已有事礙不得自往而遣人往也案郊特牲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云賀者聞彼昏而送筐篚將表厚意身實不在爲賀故云賀而其辭則不稱賀曰某子使某者此使者辭也某子者

賀者名使某者使自稱名也言彼使我來也　聞子有客者聞子呼娶妻者爲子也昬禮既不稱賀故云聞子有客也客者鄉黨僚友之屬也　使某羞者某是使者名也羞進也子既召賓客或須飲食故使我將此酒食以與子進賓客也　注謂不至不賀　正義曰羞進也言進於客也古者謂候爲進者證呼送禮爲進候猶進也古時謂迎客爲進漢時謂迎客爲候此記是古法故飲食與彼迎接呼爲進也鄭注周禮候人云候候迎賓客之來是也云其禮蓋壺酒束脩若犬也者言於禮物用壺酒及束脩束脩十脡脯也若無脯則壺酒及一犬故云若犬也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是酒脩獻人之法也此賀用酒或亦四壺也云不斥主人昬禮不賀者解所以不云賀主人昬而云有客之義主人有嗣代之序故不斥云賀也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此在

常語之中爲後難諱也春秋傳曰名終將諱之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雖不得言尚可指擿此則無時可避俗語云隱疾難爲醫

疏 名子至山川　正義曰此一節明與子造名字之法各依文解之　名子者不以國者不以本國爲名故杜氏注春秋桓六年傳云不以本國爲名如是他國既得爲名故桓十二年衛侯晉卒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是也　不以日月者不以甲乙丙丁爲名殷家得以爲名者殷質不諱名故也然案春秋魯僖公名申蔡莊公名甲午者周末亂世不能如禮或以爲不以日月二字爲名也　不以隱疾者謂不以體上幽隱之處疾病爲名　謂若黑臀黑肱矣　正義曰案宣二年晉使趙穿迎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周語單子云吾聞晉成公之生夢神規其臀以黑使有晉國此天所命也有由而得爲名昭元年楚公子黑肱昭三十一年邾黑肱得爲名或亦有由或亂世而不能如禮云名終將諱之者案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申繻對曰名有五有

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杜注云若唐叔虞詧公子友以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爲象若仲尼首象尼丘取於物爲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鯉取於父爲類若晉莊公與桓公同日生名之曰同也按傳文云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此記文略耳傳云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杜注云司徒改爲中軍司空改爲司城詧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按國語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鄉名對獻子云何不云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所諱也此等所以皆爲名者以其不能知禮故申繻言之周人以諱事神者謂周人諱神之名而事神其名終沒爲神之後將須諱之故不可以爲名也

男女異長各自爲伯季也男子二十冠而字成人矣敬其名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對至尊無大小皆相

名

女子許嫁笄而字以許嫁爲成人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男女冠笄名字之法各依文解之　男女異長者案冠禮加字之時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又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知女子亦各自爲叔季者春秋隱公二年伯姬歸于紀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是也禮緯含文嘉云文家稱叔質家稱仲以此言之則周有管叔蔡叔之屬是文家故稱叔也禮緯又云嫡長稱伯庶長稱孟　君前臣名　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公陷于淖欒書欲載晉侯鍼曰書退鍼是書之子對晉侯而稱書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皆便食也殽骨體也胾切肉也食飯屬也居人左右明其近也殽在俎胾在豆膾炙處外醯醬處內殽胾之外內也近醯醬者食之主膾炙皆在豆葱

渫處末渫烝葱也處醯醬之左言末者殊加也渫在豆酒漿處右處羮之右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亦便食也屈中曰朐客若降等執食興辭辭者辭主人之臨己食若欲食於堂下然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復坐主人延客祭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不降等則先祭祭食祭所先進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殽之序徧祭之謂胾炙膾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公食大夫禮魚腊湆醬不祭也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先食胾後食殽

殽尊也凡食殽辯於肴食肴則飽也主人未辯客不虛口俟主人也虛口謂酳也客自敵以上其酳不待主人飽主人不先飽也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勸長者食耳雖賤不得執食與辭拜而已示敬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以其禮於已不隆共食不飽謙也謂共羹飯之大器也共飯不澤手爲汙生不絜也澤謂桵莎也禮飯以手澤或爲擇毋摶飯爲欲致飽不謙毋放飯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毋流歠大歠嫌欲疾毋咤食嫌薄之毋齧骨爲有聲嚮不敬毋反魚肉爲已歷口人所穢毋投與狗骨爲其賤飲食之物

毋固獲（為其不廉也欲專之曰固爭取曰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羹（亦嫌欲疾也嚃為不嚼菜）毋絮羹（為其詳於味也絮猶調也）毋刺齒（為其弄口也口容止）毋歠醢（亦嫌詳於味也歠者為其淡故）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優賓）濡肉齒決（決猶斷也）乾肉不齒決（堅宜用手）毋嘬炙（為其貪食甚也嘬謂一舉盡臠特牲少牢嚌之加于俎）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謙也自從也齊醬屬也相者主人贊饌者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與醬以降也）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不聽親徹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鄉尊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不敢先尊者盡爵曰釂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也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不敢亢禮也賤者僮僕之屬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嫌弃尊者物也木實曰果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重汙辱君之器也溉謂陶梓之器不溉謂萑竹之器也寫者傳已器中乃食之也勸侑曰御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

祭妻（食人之餘曰餕餕而不祭唯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盛之）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謂侍食於長者饌具與之同也貳謂重殽膳也辭之爲長者嫌）偶坐不辭（盛饌不爲己）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梜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爲梜提）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之乃橫斷之而巾覆焉）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華中裂之不四析也）爲大夫累之（累倮也謂不巾覆也）士疐之（不中裂橫斷去疐而已）庶人齕之（不橫斷）

疏 正義曰此一節雜明飲食之法也各隨文解之今此明卿大夫與客燕食之禮　左殽右胾者熟肉帶骨而臠曰殽純肉切之

曰胾骨是陽故在左肉是陰故在右　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者食飯燥爲陽故居左羹溼是陰故右設之並在殽胾之内　注云皆便至在豆　正義曰皆便食也者此中有三便一則純肉在右先取爲便也二則羹飯並近人之食先取羹飯亦便三則飯在左羹在右右手取羹羹重於右亦便故云皆便食云食飯屬者知食是飯者春秋左氏傳云粢食不鑿論語云一簞食玉藻云子卯稷食皆飯也言屬者諸飯悉然故云屬也云居人左右明其近也者以其繫人言之故云近也云殽在俎者春秋宣十六年王享士會殽烝下云宴有折俎又昬禮及特牲少牢皆骨體在俎是殽在俎知胾在豆者公食大夫禮庶羞十六豆有牛胾羊胾是胾在豆　注殽胾至在豆　正義曰知在殽胾之外内者以此饌之設羹食最近人羹食之外乃有殽胾今云膾炙處外醓醬處内明其不得在羹食之内故知在殽胾之外内此醓醬徐音作海則醢之與醬兩物各别依昬禮及公食大夫禮醬在右醢在左此醓醬處内亦當

醬在右醓在左也案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醓醬公設之鄭注云以醓和醬也又周禮醓人祭祀共齊菹醓物則醓醬共爲一物也今此經文若作醓字則是一物也醓之與醓其義皆通未知孰是但鄭注葱渫云處醓醬之左則醓醬一物爲勝云膾炙皆在豆者以公食下大夫十六豆有牛炙羊炙及芥醬魚膾故知在豆 注 處醓醬之左言末者殊加也渫在豆 正義曰知處醓醬之左者地道尊右既云處末則末在左上繼醓醬文承其下故云在醓醬之左知葱渫殊加者以儀禮正饌唯有菹醢無葱渫故知葱渫爲殊加也以其菹類故知在豆也 注 若酒至禮云 正義曰卑客則或酒或漿若尊客則有酒有漿案公食大夫禮云設酒於豆東是酒在左也公食大夫禮又云賓三飯設漿飲於稻西鄭注云酒在東漿在西所謂左酒右漿是也云此大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者從上進食之禮至此所陳饌具皆是卿大夫燕食也其禮食則似公食大夫禮所陳是也案公食大

夫禮醓醬陳於席前豆於設於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士設俎於豆南牛俎在西牛俎東羊俎羊俎東豕俎又牛俎南魚俎魚俎東腊俎腊俎東有腸胃俎又有膚俎在兩行俎之東縱設之黍稷六簋設於俎西黍簋當牛俎西其西稷稷西黍黍南稷稷東黍黍東稷屈爲兩行大羹在醬西鉶四設於豆西牛鉶在東牛西羊羊南豕豕東牛飲酒設於豆東粱飯設於湆西稻于粱西庶羞十六豆設於稻南屈折而陳凡爲四行膷東臐臐東膮膮東牛炙炙南醢醢西牛胾胾西醢醢西牛膾膾南羊炙炙東羊胾胾東醢醢東豕炙炙南醢醢西豕胾胾西芥醬醬西魚膾此皆是公食下大夫禮云若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也

以脯脩置者　設食竟所須也脯訓始始作即成也脩亦脯也脩訓治治之乃成鄭注腊人云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鍛脩今明置設脯脩與客之法故云以脯脩置者

左胸右末者胸謂中屈也屈脯胸胸然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右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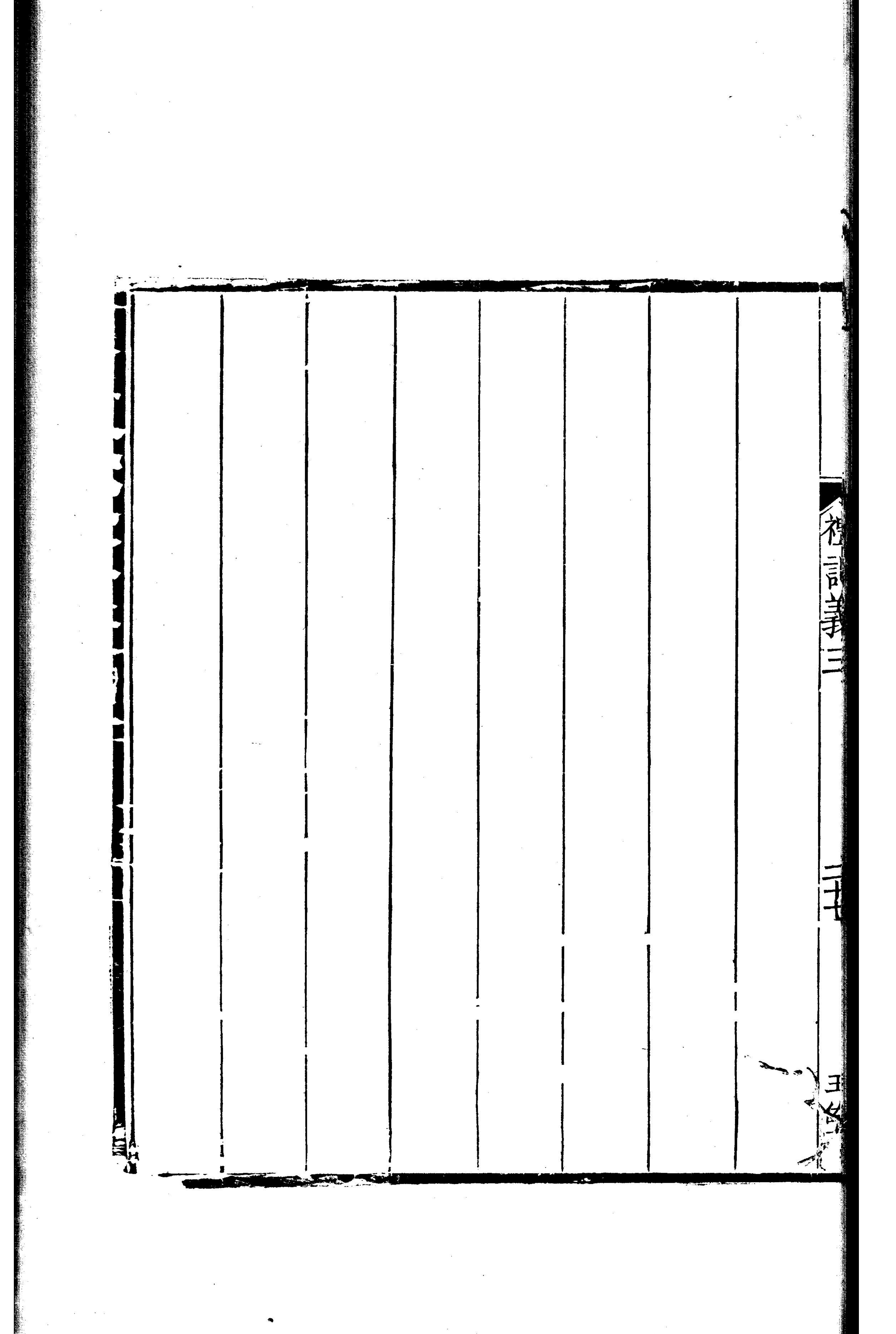
手取際擘之便也脯脩則處酒左以燥爲陽也脯脩皆左
邊也注亦便食者右手取際食之便也　客若降等　降
下等也謂大夫爲卿之客其品等卑下也　執食興辭者
執捉也食飯也興起也客旣卑故未食必先捉飯而起以
辭謝主人之臨己也又若欲往堂下食然也堂下是卑者
食處飯爲食主故特執之也公食大夫禮云賓北面自間
坐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是也鄭云自間坐由兩饌之間
也辭主人臨己食若欲食於堂下然此降等謂大夫於卿
故欲降而不降若臣於君則降也故公食云賓擁簠粱以
降是也若敵者全無欲降之禮故公食禮云大夫相食賓
執粱與湆之西序端無降法也　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
坐　主人見客執飯起故主人亦起辭止之則客從辭而
止乃坐食復坐也　主人延客祭　延道也祭者君子不
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
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之延
道今此卑客聽主人先祭道之已乃從之故云延客祭也

祭食祭所先進凡祭食之法隨主人所設前後次第種種而次祭之故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所從如其次也　殽之序偏祭之　序次序也謂膾炙胾之屬也偏匝也炙胾之屬雖同出於牲今祭之故種種次序偏匝祭之　注謂胾至祭也　正義曰案公食大夫禮云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挩手又云魚腊醬湆不祭也　三飯主人延客食胾　三飯謂三食也禮食三飧而告飽須勸乃更食三飯竟而主人乃道客食胾也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以湆醬鄭云每飯歠湆以殽擩醬食正饌也案彼文是三飯但食醬及他饌而未食胾故三飧竟而主人道客使之食胾也所以至三飧後乃食胾者公食禮亦以胾為加故客三飧前未食之故鄭注云以殽擩醬食正饌正饌則非胾也然公食禮三飧竟挩手起受漿漱口受束帛之物升降拜禮畢方是升還坐食取飽飽又三漱不云三飯延客食胾者與此異也　然後辯殽　然後謂食胾竟後也辯匝也主人皆道客令食至

飽食殽得匝也 注 先食至飽也 正義曰純肉爲陰陰
𤰞也帶骨爲陽陽尊也尊故後食之也云凡食殽辯於肩
食肩則飽者案特牲少牢云初食殽次食脊次食骼後食
肩是辯於肩也故云食肩則飽也鄭云舉前正脊後肩自
上而卻下綈而前終始之次也案鄭云是先食脇脊次食
骼食骼竟又屈食脇脊竟乃食肩 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虛口謂食竟飲酒蕩口使清絜及安食也用漿曰漱令口
以絜清爲義用酒曰酳酳訓演言食畢以酒演養其氣主
人若食殽未辯則客雖已辯而不得輒酳漱也主人恒讓
客不自先飽故客待主人辯乃得爲酳也此謂𤰞客耳敵
客以上則不待主人也音義隱云飯畢蕩口也 注 俟主
人也虛口謂酳也 正義曰案公食禮云賓卒食會飯三
飲鄭云三漱漿也明是食竟漱也又初三飯竟設漿稻西
賓坐祭遂飲鄭云飲漱也案此漱是三飧竟又有事故用
漿漱口若如斯則公食之禮雖設酒爲優賓不得用酳故
注彼去設而不舉明但以漿漱口而已也此是私客故

用酒以酳所以異於公食禮也故鄭此云謂酳也云客自敵己上其酳不待主人飽者客不敵故待主人主人不先飽者緣主人不先飽故待之也　侍食至而食　嚮是自爲客法此明侍從尊長爲客禮也　主人親饋則拜而食者饋謂進饌也己雖侍尊長而主人若自親饋與己己則拜謝之而後食也　注勸長至敬也　正義曰言己今侍食雖賤不得執食與辭故但拜之以示敬也

禮記正義卷第三



禮記正義卷第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共食至澤手　正義曰共食謂同事聚居非禮食則有同器食法共食宜謙不輒厭飫爲飽也　共飯不澤手者亦是共器盛飯也澤謂光澤也古之禮飯不用箸但用手既與人共飯手宜絜淨不得臨食始挼莎手乃食恐爲人穢也

注爲汗生不絜　正義曰絜淨也若澤手手必汗生則不絜淨也一本汗生不圭圭絜也言手澤汗飯也　毋摶飯　正義曰共器若取飯作摶則易得多是欲爭飽非謙也故注云爲欲致飽不謙也　毋放至嘬炙　正義曰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也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者當棄餘於篚無篚棄餘於會會謂簋

蓋也　毋流歠者謂開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故鄭云大歠嫌欲疾　毋咤食者咤謂以舌口中作聲也似若嫌主人之食也　毋齧骨者一則有聲二則嫌主人食不足以骨致飽故庾云爲無肉之嫌　三則齧之口脣可憎故不齧也爲有聲響不敬鄭舉一隅也　毋反魚肉者謂與人同器也已齧殘不可反還器中爲人穢之也故鄭云謂已歷口人所穢崔靈恩云不可反於故處是以少牢禮尸所食之餘肉皆別致於所俎不反本處也　毋投與狗骨者投致也狗犬也言爲客之禮無得食主肉後棄其骨與犬故鄭云爲其賤飲食之物　毋固獲者專取曰固爭取曰獲與人共食不可專固獨得及爭取也盧植云固獲取之爲其不廉也　毋揚飯者飯熱當待冷若揚去熱氣則爲貪快傷廉也　飯黍毋以箸者飯黍無用箸當用匕故少牢云廩人溉匕與敦注云匕所以匕黍稷是也　毋嚃羹者人若不嚼菜含而歠吞之其欲速而多又有聲不敬傷廉也故鄭云亦嫌欲疾也　嚃爲不嚼菜羮

有菜者用梜故不得歠當梜嚼也　毋絮羹者絮謂就食器中調足鹽梅也若得主人羹更於器中調和是嫌主人食味惡也　注爲其詳於味也絮猶調也詳審也謂更詳審嫌淡也　毋刺齒者口容止不得刺弄之爲不敬謂其弄口少儀曰口容止容儀欲靜止也　毋歠醢者醢肉醬也醬宜鹹客若歠之則是醬淡也　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者亨煑也若客失禮而絮羹則主人宜有優賓之辭謝之云以家不能亨煑故羹味不調適也　客歠醢主人辭以窶者窶無禮也若客失禮而歠醢則主人亦致謝云主人作醢淡而無鹽故可歠也詩云終窶且貧毛云窶無禮也箋云君於己祿薄終不足以爲禮也兩辭皆優饒於賓也　濡肉齒決者濡濕也濕輭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決而食之決猶斷也　乾肉不齒決者乾肉脯屬也堅肕不可齒決斷之故須用手擘而食之鄭注腊人云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也　毋嘬炙者火灼曰炙炙肉濡若食炙先當以齒嚌而反置俎上不一舉而併食併食之曰嘬是貪

食也 注 爲其至于俎　正義曰不細齧之是一舉盡臠也特牲少牢嚌之加于俎者嚌至齒也特牲少牢饋食禮尸及祝佐食主人之徒得肉皆嚌之嚌之竟而加至于俎上也但此所嚌取彼嚌至齒反置于俎則同然前云無反魚肉此得反于俎者上文謂共人同器而食者故鄭云爲其已歷口人所穢特牲少牢獨食故得反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　正義曰卒食食已也自從也食坐在前南鄉候客食竟加于俎起從坐前北面當已坐而跪自徹已所食飯與齊飯齊食主故荅主人初所親饋者也此是卑者侍食之客耳若敵者則否　以授相者相者謂主人佐助進食者賔以所徹飯齊以授之 注 謙也至降也　正義曰齊醬屬也齊醬菹通名耳公食大夫禮賔卒食北面取粱與醬以降者引證自徹是卑客也大夫卑於公所爲客故食竟自取飯及醬以降下當知敵者否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者主人起辭不聽自徹則客亦止而坐也　侍飲於長者　正義曰明侍尊長飲酒法也

食竟宜飲酒故次之　酒進則起者謂長者賜侍者酒進至侍者前則起侍者見酒至不敢即飲故起也　拜受於尊所者尊所謂陳尊之處也侍者起而往尊處拜受之也陳尊之所貴賤不同若諸侯燕禮大射設尊在東楹之西自北嚮南陳之酌者在尊東西嚮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面有鼻鼻向君示君專有此惠也若鄉飲酒及卿大夫燕則設尊陳於房戶之間東西列尊尊面嚮南酌者嚮北以西爲上尊時主人在阼西嚮賓在戶西牖前南嚮使賓主得夾尊示不敢專惠也今云拜受於尊所者當是燕禮而燕禮不云拜受於尊所鄉飲酒亦無此語正是文不具耳近尊嚮長者故往於尊所嚮長者而拜　注降席至鄉尊正義曰何胤云尊者主人也拜者在尊所對主人也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嚮尊謂主人尊也崔靈恩云卿大夫燕飲主人面亦嚮尊若鄉飲酒皆主人與賓夾尊也今案何崔並是解此拜受尊若所嚮長者之證也　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者長者辭止少者之起長者既止故少者復反

還其席而飲賜也　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者舉猶飲也釂盡也飲酒尊卑異爵故燕禮公執膳爵受賜爵者執散爵今少者雖反席而飲要須待長者盡爵後少者乃得飲也若長者飲未盡則少者不敢飲也 注 不敢至飲也正義曰證長者未盡少者不敢飲也燕禮曰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鄭注云不敢先虛爵明此勸惠從尊者來也然此與燕禮及注合而與士相見及玉藻違案士相見禮云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鄭云受爵者於尊所至於授爵坐授人耳必俟君卒爵者若欲其釂然也玉藻云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注云不敢先君盡爵案二文皆先君卒爵而此云後飲者此據燕飲正禮故引燕禮以證之玉藻及士相見禮謂私燕之禮故不同也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正義曰此明凡受賜禮也少謂幼稚賤謂僮僕之屬也若少者及賤者被尊長之賜則不敢辭謙宜即

受也不敢亢禮也敵者亢而有辭少者賤者故不敢也　君御食於君　正義曰御者非侍者但是勸侑君食也賜餘者謂君食竟以食殘餘賜御者也器之漑者不寫者漑滌也寫謂倒傳之也若所賜食之器可滌漑者不畏汙則不須倒寫仍於器中食之食訖乃澡絜以還君也　其餘皆寫者其餘謂不可滌漑之器也若不倒寫久則浸汙其器又不可澡絜則壞尊者物也故皆倒寫之　注重汙至曰御　正義曰漑謂陶梓之器者陶是瓦瓶之屬梓是杯杅之屬並可滌絜之者何胤云梓漆也不漑謂萑竹之器者萑葦也是織萑爲之器竹是織竹爲之器並謂筐筥之屬並不可澡絜者鄭注司几筵職云萑如葦而細云勸侑曰御者何胤云勸侑謂卑者勸美尊者之食也　餕餘至祭妻　正義曰餕者食餘之名祭謂祭先也因前有賜餘故明食人之餘不祭者也凡食人之餘及日晚食朝饌之餘皆云餕故玉藻云日中而餕鄭云餕食朝之餘也今此明凡食餘悉祭若不祭者唯此下二條也　父不祭子夫

不祭妻者若父得子餘夫得妻餘不須祭者言其卑故也非此二條悉祭也父得有子餘者熊氏云謂年老致仕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餕其子餘夫餕其妻餘者謂宗婦與族人婦燕飲有餘夫得食之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　正義曰御謂侍也同謂侍食而與長者同饌也貳謂重也侍者雖獲殽膳重而已不須辭其多也所以然者此饌本爲長者設耳若辭之則嫌當長者何儀云禮當盛饌宜辭以賤不能當之此侍食於長者盛饌不在已故鄭云貳謂重殽膳也辭之爲長者嫌也　偶坐不辭　正義曰偶媲也或彼爲客設饌而召已往媲偶於客共食此饌本不爲已設故已不辭之也又一云偶二也若唯獨有已主人設饌已當辭謝若與他人俱坐則已不假辭以主人意不必在已也故鄭云盛饌不爲已並會兩通也羹之至用梜　正義曰有菜者爲鉶羹是也以其有菜交横非梜不可無菜者謂大羹湆也直歠之而已其有肉調者犬羹兎羹之屬或當用匕也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

以絺　正義曰此爲人君削瓜禮也削刋也副析也絺細
葛也謂先刋其皮而析爲四解又橫切之既破又橫解而
細葛爲巾覆上而進之也　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者華
謂半破也綌麤葛也諸侯禮降故破而不四析也亦橫斷
之雖與天子俱無文推理亦橫斷而巾用麤葛覆而進之
爾雅云瓜曰華之郭璞云食啖治擇之名　爲大夫累之
者累倮也不巾覆也大夫降於諸侯直削而中裂橫斷而
已不巾覆而進之知對破而橫斷之者鄭云士不中裂橫
斷去疐而已則知大夫猶中裂而橫斷倮而已　士疐之
者疐謂脫華處士不半破但除疐而橫斷亦不覆也下注
庶人云不橫斷則知士橫斷也故鄭云士不中裂橫斷去
疐而已　庶人齕之者庶人府史之屬也齕齧也既注云
不橫斷故知去疐而齧之也然此削瓜等級
不同非謂平常之日當是公庭大會之時也父母有疾
冠者不櫛行不翔憂不爲容也言不惰憂不在私好琴

瑟不御 憂不在樂 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 憂不在味 笑不至矧怒不至詈 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 疾止復故 自若常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 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 有喪者專席而坐 降居處也專猶單也

疏 正義曰此巳下明親疾人子之禮及除喪後之儀也各隨文解之 言不惰者惰訛不正之言 注憂不在私好 正義曰好謂華好言語戲劇華飾文辭故云不在私好 食肉不至變味 正義曰猶許食肉但不許多耳變味者少食則味不變多食則口味變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者憂亦謂親有疾也側猶獨也獨席謂獨坐不舒他面席也明憂不在接人故也平常則舒他面席也 注側猶特也 正義曰案聘禮云公禮賓公側受醴是側

猶特也　有喪者專席而坐　正義曰專猶單也吉時貴賤有重席之禮若父母始喪寢苫無席卒哭後乃有苄翦不納自齊衰以下始喪而有席並不重降居處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　不饒多也

獻鳥者佛其手　爲其喙害人也佛戾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

畜鳥者則勿佛也　畜養也養則馴

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　凡操執者謂手所舉以告者也設其太者舉其小者便也甲鎧也冑兜鍪也民虜軍所獲也操其右袂制之契券要也右爲尊量鼓量器名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遺人無時巳定體則張之未定體則弛之右手執簫左手承弣簫弭頭也謂之簫簫邪也弣把中尊卑垂帨帨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若主人拜拜受也則客還辟辟拜辟拜謙不敢當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由從也從客之左右客尊之接下接客手下也承弣卻手則簫覆手與鄉與客並然後受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進劍者左首左首尊也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後刃敬也

三尺鐏鐓雖在下猶爲首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進几杖者拂之尊者所馮依拂去塵敬效馬效羊者右牽之用右手便效猶呈見效犬者左牽之犬齕齧人右手當禁備之執禽者左首左首尊飾羔鴈者以繢繢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受珠玉者以掬慎也掬手中受弓劍者以袂敬也飲玉爵者弗揮爲其寶而脃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操以受命如使之容謂使者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獻遺人物及授受之儀今各隨文解之

水潦降不獻魚鼈者案定四年左傳云水潦方降今謂水潦降者天降下水潦魚鼈難得故注云不饒多也盧植庾蔚之等並以爲然或解鄭云不饒多者以爲水潦降下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　獻鳥者佛其首者王云佛謂取首戾轉之恐其喙害人也鄭云佛戾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案王鄭義同而加籠籠之爲其喙害人也　畜鳥者則勿佛也者畜養也養則馴也馴善也鳥經人養則不喙害人故獻之不用籠冒及戾之　獻車馬者執策綏者策是馬杖綏是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不可投進尊者之前但執策綏策綏易呈呈之則知有車馬也　獻甲者執冑者甲鎧也謂鎧爲甲者言如龜鼈之有甲也冑兜鍪也鎧大兜鍪小小者易舉執以呈之耳　獻杖者執末者末柱地頭也柱地不淨不可嚮人故執以自嚮持淨頭投與人　獻民虜者操右袂者民虜謂征伐所獲彼民以爲外虜故云民虜也右袂者右邊袖也獻之而以左手操于因之右邊袂右邊有力故此用右手以防其異心凡言執操互言耳

獻粟者執右契者粟粱稻之屬也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鄭注此云契券要也右爲尊以先書爲尊故也　獻米者操量鼓者米六米之等量是知斗斛之數鼓是量器名也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以量米故云量鼓獻米者執器以呈之米云量則粟亦量粟云契則米亦書但米可即食爲急故言量粟可久儲爲緩故云書書比量爲緩也　獻孰食者操醬齊者孰食葱渫之屬醬齊爲食之主執主來則食可知若見芥醬必知獻魚膾之屬也　獻田宅者操書致者書致謂圖書於板丈尺委曲書之而致之於尊者也以上諸物可動故不云致而田宅著土故板圖書畫以致之故言書又言致也然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今得此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勳爲君王所賜可爲己有故得有獻　凡遺人弓者此謂敵體故稱遺者也　張弓尚筋者弓之爲體以木爲身以角爲面筋在外面張之時曲來嚮內故遺人之時使筋在上弓身曲嚮其下其弛弓之時反張嚮外筋在曲內角在曲外今

遺人之時角觷其上弓形示曲觷觷下故鄭皆欲令其下曲
隤然順也 注 遺人至弛之 正義曰案稾人云春獻素
秋獻成注云矢箙春作秋成矢箙既獻素明知弓亦獻素
素形朴也故士喪禮注云形法定爲素又弓人云秋合三
材冬定體則合三材之時可以獻入故此注云未定體則
弛之是也 右手執簫者簫弓頭頭稍剡差邪似簫故謂
爲簫也謂弓頭爲鞘鞘簫之言亦相似也然執簫謂捉下
頭客覆右手執弓下頭也 左手承弣者弣謂弓把也授
在地地道貴右主人推客居右客覆右手執弓下頭又卻
下左手以承弓把把當中央而高兩頭頹下以授主人主
人在左所以知是執於弓下頭柱地不淨不可與人故自
執之而以上頭授人所以爲敬也 尊卑垂帨者尊卑謂
賓主俱是大夫則爲尊若俱是士則爲卑帨佩巾也 若
主人拜者主人將受應當賓前而拜受所遺也則客還辟
辟拜者還辟猶逡巡也客謙不欲當主人之拜已故少逡
巡遷延辟之也不云客荅拜者執弓不得拜也何胤云執

弓者迴還見主人拜而辟之也　主人自受由客之左者由從也主人既敵故自受也拜客既竟從客左而受之接下承弣者主人既還在客左與客並以郤左手接客左手之下而承弣又覆右手捉弓下頭 注 由從至手與 正義曰客在右故云右客也是尊客故使客在右也云接下接客手下也者客郤左手承弣今主人郤左手接客左手之下而取弓必知其客主俱郤左手承弣右手覆簫者若主人用右手承弣便是主人倒執弓故知然也云承弣郤手則簫覆手與者簫謂弓下頭也客以弓上頭授與主人主人以左手郤之接客手下故又覆右手案捉弓下頭也是客主授受皆郤左手承弣覆右手執簫也　鄉與客並然後受者前漫云由左恐人或相對而左右也今明既拜客竟則還前立處與客俱嚮南而立乃後受弓故云鄉與客並然後受也 注 於堂至並授　正義曰俱南面解鄉與客並也言於堂上俱南面是嚮明故也若不於堂上則未必南面當隨時便而俱嚮明云禮敵者並授者若

不敵則不並授此又證遺人是敵者也然敵者並授案聘禮賓問主國之卿卿北面受幣聘賓南面授幣卿與聘賓是敵不並授者以聘賓銜聘君之命問卿故卿北面受之敬聘君之命也　進劒者左首　正義曰進亦謂遺也言進授與人時也首劒拊環也少儀曰澤劒首鄭云澤弄也推尋劒刃利不容可弄正是劒環也又云刀卻刃授穎鄭云穎鐶也案少儀而言首則鐶也不以刃授人敬也春秋魯定公十年叔孫之圉人欲殺公若僞不解禮而授劒末杜云以劒鋒末授之案解鋒爲末則鐶是首也然劒有匣又有衣也故少儀云劒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襓是也鄭云左首尊者客在右主人在左劒首首爲尊以尊處與主人也假令對授則亦左首首尊左亦尊爲宜也　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　正義曰戈鉤子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用以鉤害人也刃當頭而利者也利故不持嚮人也鐏在尾而鈍鈍嚮人爲敬所以前鐏後刃也　進矛

戟者前其鐓者矛如鋋而三廉也戟今之戟也古作戟兩邊皆安橫刃長六寸中刃長七寸半橫刃下接柄處又長四寸半並廣寸半鐓爲矛戟柄尾平底如鐓柄下也以平嚮人敬也亦應並授不云左右而云前後者互文也若相對則前後也若並授則左右也　進几至之容　正義曰此一節皆謂相獻遺及呈見之儀各依文解之　進几杖者拂之謂拂去塵埃爲當馮執故也前云獻杖執末與此互文也此兼言几者几雖無首末亦拂之或云進几者以彎外授人亦得順也　效馬效羊者右牽之者效呈見也此亦是遺人而言效亦互文也馬羊多力人右手亦有力故用右手牽掣之也　效犬者左牽之者犬好齧齧人故左牽之而右手防禦也案少儀云獻犬則右牽之者彼是田犬畜犬不齧人不須防令此是充食之犬故防禦之也然通而言之狗犬通名若分而言之則大者爲犬小者爲狗故月令皆爲犬而周禮有犬人職無狗人職也故爾雅云未成毫狗是也但燕禮亨狗或是小者或通語耳　執

禽者左首者禽鳥也左陽也首亦陽也左首謂橫捧之也
凡鳥皆然若並授則主人在左故客以鳥首授之也不牽
故執之也　飾羔鴈者以繢者飾覆也羔羊也繢畫也畫
布爲雲氣以覆羔鴈爲飾以相見也士相見禮云下大夫
以鴈上大夫以羔飾之以布並不言繢此言繢者鄭云彼
是諸侯之卿大夫卑但用布此天子之卿大夫尊故畫之
也　受珠玉者以掬者掬謂手中也珠玉寶重宜慎若受之
開匣而出置在手中不用袂承之恐墜落也　受弓劍者
以袂者不露手取之故用衣袂承接之以爲敬也　飲玉
爵者弗揮者玉爵玉杯也揮振去餘也春秋左氏傳云奉
匜沃盥既而揮之揮之是振去餘也　凡以弓劍苞苴簞
笥問人者凡謂凡此數事皆同然苞者以草苞裹魚肉之
屬也故尚書云厥苞橘柚是其類也苴者亦以草藉器而
貯物也簞圓笥方俱是竹器亦以葦爲之問人者問謂因
問有物遺之也問者或自有事問人或謂聞彼有事而問
之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故自弓劍以下皆是也　注苞苴

至以茅　正義曰知裹魚肉者詩云野有死麕白茅苞之內則云炮取豚編萑以苴之既夕禮云葦苞長三尺是其裹魚肉用茅用葦也　操以受命如使之容者使者操持此上諸物以進受尊者之命如臣爲君聘使受君命先習其威儀進退令如其至所使之國時之儀容故云如使之容也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急君使也言謂有故所問也聘禮曰君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敬君命也此謂國君問事於其臣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此臣有所告請於其君

博聞強識而

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敦厚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相聘問及君臣使人相告之事今各依文解之受命謂受得君命爲聘使也君言謂受君言宜急去不得停留宿於家也故聘禮既受命遂行舍於郊是也 注 言謂至享禮 正義曰解君言也君之所言謂有事故所問也或問其臣或問他人鄭注聘禮記有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也云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者又證有言必有物將之也此謂行享禮畢而又有此言而又加束帛也鄭注彼云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是其類也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 正義曰此謂君使人問其臣臣對使禮也出出門也君使初至則主人出門拜迎君命也辱者言屈辱尊者之命來也 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者君之使去而又出拜送門外也去既送出門則知初至迎亦出

問也此謂國君問事於其臣也若臣遣人往君所及問他人則送迎亦然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者此謂臣有故而遣使告君法也亦有物以將之敬君故朝服命使也然命使者言朝服則君言至亦朝服受之互言也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者謂己使者從君處反還至也去不下送反而下迎者尊君命也不出門者己使卑於君使也亦當拜之不言從上可知也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 疏 正義曰此明君子所行之事也鄭云歡謂飲食忠謂衣服飲食是會樂之具承歡爲易衣服比飲食爲難必關忠誠籌度故名忠各有所以也明與人交者不宜事事悉受若使彼罄盡則交結之道不全若不竭盡交乃全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

可以爲父尸以孫與祖昭穆同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尊尸也下下車也國君或時幼少不能盡識羣臣有以告者乃下之尸必式禮之乘必以几尊者慎也齊者不樂不弔爲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立尸用人相尊敬之法各依文解之抱孫不抱子者此以明昭穆之例凡稱禮曰者皆舊禮語也爲下事難明故引舊禮爲證案此篇之首作記之人引舊禮而言曲禮曰此直言禮曰不言曲者從略可知也抱孫不抱子者謂祭祀之禮必須尸尸必以孫今子孫行並皆幼弱則必抱孫爲尸不得抱子爲尸所以然者作記之者旣引其禮又自解云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故也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

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是有抱孫之法也言無孫取於同姓可者謂無服內之孫取服外同姓也天子至士皆有尸特牲是士禮少牢是大夫禮並皆有尸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是諸侯有尸也又守祧職云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是天子有尸也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故祭統云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爲子行父北面而事之注云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户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也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爲之故既醉注云天子以卿鄭箋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天子既然明諸侯亦爾故大夫士亦用同姓嫡者曾子問云無孫取於同姓可也又鄭注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是也言倫明非己孫皇侃用崔靈恩義以大夫用己孫爲尸恐非也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也故鳧鷖並云公尸推此而言諸侯祭社稷竟內山川及大夫有菜地祭五祀皆有尸

也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爲尸案曾子問祭成人必有尸則祭殤無尸若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正用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祇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知者士師職文用士師者略之故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愼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　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　正義曰此臣爲君作尸者已被卜吉君許用者也下謂下車也古者致齊各於其家散齊亦猶出在路及至祭日之旦俱來入廟故羣臣得於路見君之尸皆下車而敬之　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者此亦謂散齊之時君若在路見尸亦自下車敬之不直云君見尸而云君知者言知則初有不知不知謂君年或幼少不能並識羣臣故於路或不識而臣告君君乃知之所以下也所以知是散齊者若致齊不復出行若祭日君

先入廟後乃尸至也　尸必式者廟門之外尸尊未伸不敢亢禮不可下車故式爲敬以荅君也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爲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爲較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於時立乗若平常則凴較故詩云倚重較兮是也又若應爲敬則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俛故後云式視馬尾是也鄭注考工記云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較兩輢上出式者也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然尸在廟中尊伸尚荅主人之拜今在路其尊猶屈君下而已式者以其在路尊未伸故未敢亢禮至於廟中禮伸則亢故荅之　乗必以几者几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几上有冪君以羔皮以虎緣之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　爲其廢喪事　形謂骨見

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　常若親存　隧道也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勝任也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所以養老人人五十始衰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居喪此先明居喪平常之法也毀瘠不形者毀瘠羸瘦也形骨露也骨爲人形之主故謂骨爲形也居喪乃許羸瘦不許骨露見也 升降不由阼階者阼階主人之階也孝子事死如事生故在喪思慕猶若父在不忍從父阼階上下也若祔祭以後即得升阼階知者案士虞禮云卒哭以後稱哀子祔祭稱孝子祔祭如饋食之禮既同於吉則孝子得升阼階也然雜記云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

下云既葬蒲席則升堂西面未葬也既言西面則是升自阼階此未葬得升阼階者敬異國之賓也　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者結所以沐浴酒肉之義也不勝喪謂疾不食酒肉創瘍不沐浴毀而滅性者也不留身繼世是不慈也滅性又是違親生時之意故云不孝不云同而云比者此滅性本心實非爲不孝故言比也　五十不致毀者致極也五十始衰居喪乃許有毀而不得極羸瘦　六十不毀者轉更衰甚都不許毀也魯襄公三十一年經書九月癸巳子野卒傳云毀也是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士喪禮曰死日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則死三日而更言三日成服杖似異日矣喪大記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二者相推其然明矣與或爲予

疏 正義曰生與來日者此謂士禮與數也謂生人成服杖數

來日爲三日死數往日者謂死者殯斂數死日爲三日

注與數至爲子　正義曰貶猶屈也士卑屈故降不如大夫所以厭其殯日然士惟屈殯日不屈成服杖日者成服必在殯後故也云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者大夫尊則成服及殯皆不數死日也大夫云三日殯不數死日則天子諸侯亦悉不數死日也故鄭云大夫以上云士喪禮曰死日而襲者注引士喪禮者證殯與成服不同日以其未審故云似異日又引喪大記者更證明士殯與成服不同日故云二者相推其然明矣謂以士喪禮喪大記二者相推校然猶是也殯與成服是異日明矣無所復疑言與或爲子者謂諸本禮記有作予字者故云與或爲子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人恩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

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蓋本傷辭辭畢退皆哭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皆謂傷恩也見人見行人館舍也與人不問其所欲已物或時非其所欲將不與也

適墓不登壟

爲其不敬壟冢也墓塋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弔傷之法若存之與亡並識則遺設弔辭傷辭兼行若但識生而不識亡則唯遺設弔辭而無傷辭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者若但識亡唯施傷辭而無弔辭也然生弔死傷其文可悉但記者丁寧言之故其文詳也

注 弔傷至皆哭　正義曰皆不自往而遣

使致己之命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也引雜記者證諸侯有鄰國之喪不得自往遣使往弔致命弔辭之法也然弔辭唯使者口傳之於主國孤而已云傷辭未聞者經典散亡故未聞也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者既未聞傷辭有舊說者云有弔辭如此也施於死者蓋本傷辭也鄭此云舊說疑其非弔辭正是傷辭耳所以然者一則不與雜記弔辭同二則既言皇天降災子遭罹之明是傷於亡者自身非關弔于孝子也云辭畢退皆哭者然弔辭乃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之於板使者讀之而奠致殯前也知辭畢皆退而哭者案雜記行弔之後致含襚賵畢乃臨若不致含襚賵則弔訖乃臨也故鄭云弔傷辭畢皆哭

助葬必執紼葬喪之大事紼引車索**臨喪不笑**臨喪宜有哀色**揖人必違其位**禮以變爲敬**望柩不歌入**

臨不翔（哀傷之無容樂）當食不歎（食或以樂非歎所）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助哀也相謂送杵聲）適墓不歌（非樂所）哭日不歌（哀未忘也）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所哀在此）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貌與事宜相配介甲也）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色厲而內荏貌恭心很非情者也）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撫猶據也據式小俛崇敬也乘車必正立）禮不下庶人

爲其遽於事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
且不能備物 刑不上大夫 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
書 刑人不在君側 爲怨恨爲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 疏 正義
此一節記人雜記吉凶舉動威儀之事各依文解之 助
葬必執紼者助葬本非爲客正是助事耳故宜必執紼也
注 葬喪至車索 正義曰葬喪之大事解所以必執紼之
義云紼引車索者繩屬棺曰紼屬車曰引引紼亦通名故
鄭云紼引車索也 揖人必違其位 位謂己之位也於
位而見前人已所宜敬者當離己位而嚮彼遥揖禮以變
爲敬是以燕禮君降階爾卿大夫鄭注云爾近也揖而移
近之明雖君臣皆須違位而揖也 入臨不翔者謂入臨
人之喪不得趨翔爲容不翔故不歌歌則猶翔也 當食
不歎者吉食奏樂既樂故不宜歎也又若助喪事而食使
充饑不令發事亦不宜歎歎則不飽也 注 食或以樂非
歎所 正義曰人君吉食則有樂賤者則無故云或也

哭日不歌　哭日謂弔人日也哭歌不可共日也　注言
哀未忘也　正義曰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鄭此云
哀未忘也則弔日之朝亦得歌樂但弔以還其日晚不歌
耳亦得會是日哭則不歌是先哭後乃不歌也　送葬不
辟塗潦者前文送喪此云送葬上下文勢皆據他人知者
以上適墓不登壟入臨不翔及哭日不歌以文類之故知
此等皆據他人也而本亦有云送喪不辟塗潦者義亦通
也　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　亦內外宜相稱也戎容暨
暨若身被甲首冠冑則使形勢高岸有不可干犯之色以
稱其服也　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者并結前義也故
承上起下之辭上既言內外宜稱故君子接人凡所行用
並使心色如一不得色違於心故云不失色於人也　注
色厲至者也　正義曰此舉失色之事也小人顏色嚴厲
而心內荏弱爲佞又外乃象恭而心實敖很此並情不副
色也故論語云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
與又云巧言令色足恭書云象恭滔天　國君撫式大夫

下之撫謂手據之謂君臣俱行君式宗廟則臣宜下車此獨云大夫則士可知也　大夫撫式士下之者士爲大夫之臣亦如大夫於君也　注乗車必正立　正義曰證所式義也乗車駟馬之車也既並立乗故爲敬時則俯俛據式　禮不下庶人　謂庶人貧無物爲禮又分地是務不暇燕飲故此禮不下與庶人行也白虎通云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禮謂酬酢之禮不及庶人勉民使至於士也故士相見禮云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是也張逸云非是都不行禮也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於經文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　刑不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科條不設大夫犯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設其刑則是君不知賢也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

注不與至刑書　正義曰與猶許也不許賢者犯法若許之則非進賢之道也大夫無刑科而周禮有犯罪致殺放

者鄭恐人疑故出其事雖不制刑書若脫或犯法則在八議議有八條事在周禮一曰議親之辟謂是王宗室有罪也二曰議故之辟謂與王故舊也三曰議賢之辟謂有德行者也四曰議能之辟謂有道藝者也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勳立功者也六曰議貴之辟謂貴者犯罪即大夫以上也鄭司農云若今之吏墨綬有罪先請者案漢時墨綬者是貴人也七曰議勤之辟謂憔悴憂國也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也異義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愼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鄭康成駮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如鄭之言則於戴禮及周禮二說俱合但大夫罪未定之前則皆在八議此經注是也若罪已定將刑殺則適甸師氏是也凡王朝大夫以上及王之同姓皆刑之於甸師氏故掌戮云凡有爵者及王之同族有罪則死刑焉是也若王之庶姓

之士及諸侯大夫則戮於朝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是大夫於朝也列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明天子之士亦在朝也諸侯大夫既在朝則諸侯之士在市故檀弓云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鄭云大夫於朝士於市是也　刑人不在君側　被刑殘者不得令近君爲其怨恨也白虎通云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遇之路不與語放諸墝埆不毛之地使與禽獸爲伍　注 春秋至之道　正義曰此引公羊傳證刑人在君側之失者也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公羊云閽者何刑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又左傳云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　兵車不式　尚威武不崇敬　武車綏旌　盡飾也綏謂垂舒之也武車亦兵車　德車結旌　不盡飾也結謂收斂之也德車乘車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德車兵車旌旗之異　兵車革路也兵車尚武猛威無

推讓故不爲式敬也　武車綏旌者武車亦革路也取其建戈刃即云兵車取其威猛即云武車也綏謂舒垂散之也旌謂車上旗旛也尚威武故舒散旗旛垂綏然何胤云垂放旌旗之旒以見於美也　德車結旌者德車謂玉路金路象路木路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尚赫弈故結纏其旒著於竿也何胤云以德爲美故略於飾此坐乘之車也鄭前云乘車必正立此云是乘車則非坐乘也

史載筆士載言　謂從於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言謂會同盟要之辭

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有所舉各以其

類象青青雀水鳥鳶鳴則將風鴻取飛有行列也士師謂兵衆虎取其有威勇也貔貅亦摯獸也書曰如虎如貔士或爲仕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以此四獸爲軍陳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

進退有度度謂伐與步數

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局部分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君以軍行之禮各隨文解之　史謂國史書錄王事者王若舉動史必書之王若行往則史載書具而從之也不言簡牘而云筆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前知爾雅云不律謂之筆郭云書筆名四方之異言也　士載言　士謂司盟之士言謂盟會之辭舊事也崔靈恩云必載盟會之辭者或尋舊盟或用舊會之禮應須知之故

載自隨也　前有至貔貅　王行宜警衛善惡必先知之故備設軍陳行止之法也軍陳卒伍行則並銜枚無諠聲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衆廣遠難可周徧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故宣十二年左傳云前茅慮無是也青旌者青雀旌謂旌旗軍行若前值水則畫爲青雀旌旗幡上舉示之所以然者青雀是水鳥軍士望見則咸知前必值水而各防也　前有塵埃則載鳴鳶者鳶今時鴟也鴟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前有塵埃起則畫鴟於旌首而載之衆見咸知以爲備也不直言鳶而云鳴者鳶不鳴則風不生故畫作開口如鳴時也不言旌從可知也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者車騎彼人之車騎也鴻鴻鴈也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若軍前忽遥見彼人有多車騎則畫鴻於旌首而載之使衆見而爲防也然古人不騎馬故但經記正典無言騎者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者士師兵衆也虎是威猛亦兵衆之象若見前有兵衆則舉虎皮於竿首使兵衆見以爲防也　前有摯獸則

載貔貅者摯獸猛而能擊謂虎狼之屬也貔貅是一獸亦有威猛也若前有猛獸則舉此貔貅使衆知爲備也但不知爲載其皮爲畫其形耳通有二家一云與虎皮並畫作皮於旌也一云並載其皮 注 載謂至如貔 正義曰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文並爲載而鄭令云舉於旌首是明諸物並在旌旗首也云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此是定四年祝佗之辭此嘉好之事若爲其出軍征伐則隨軍多少與此不同云書曰如虎如貔者此尚書牧誓引證虎貔同是猛獸也此武王伐紂時於牧野作誓誡士卒爲戰之辭也令士衆皆如虎貔然也鄭注尚書云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貔一名曰豹虎類也爾雅云貔白狐也 行前至其怒 前明軍行逢值之禮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也前南後北左東右西也朱鳥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軍前宜捷故用鳥軍後須殿捍故用玄武玄武龜也龜有甲能禦侮用也左爲陽陽能發生象其龍變生也右爲陰陰沈能殺虎沈殺也軍之左右生殺變應威猛如龍

虎也何胤云如鳥之翔如蛇之毒龍騰虎奮無能敵此四物鄭注四獸爲軍陳則是軍陳之法也但不知何以爲之耳今之軍行畫此四獸於旌旗以標前後左右之軍陳招摇在上者招摇北斗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宿不差今軍行法之亦作此北斗星在軍中舉之於上以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陳不差故云招摇在上也然並作七星而獨云招摇者舉指者爲主餘從可知也　急繕其怒者謂明軍陳之法此舉士卒之用也急堅也勁利也其怒士卒之怒也軍行既張四宿於四方標招摇於中上象天之行故軍旅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勇如天帝之威怒也然若類前而論四宿之陳畫旌爲勝且鄭云又畫招摇於旌上則知四物是畫故星約言云又畫也崔靈恩云此謂軍行所置旌旗於四方以法天此旌之旒數皆放其星龍旗則九旒雀則七旒虎則六旒龜蛇則四旒皆放星數以法天也皆畫招摇於此四旗之上案崔並畫四旗皆爲北斗星於義不安何者天唯

一斗以指四方何用四斗乎 注 以四至指者 正義曰此朱雀是禽而揔言獸者通言耳言爲軍陳者則四獸各有軍陳之法故昭二十一年宋人與華亥戰云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鵞又兵書云善用兵者似率然率然者常山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是其各有陳法也知招搖在北斗杓端者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標案此搖光則招搖也在下云端者明魁以上爲首摽則以下爲端也 注 度謂伐與步數 正義曰牧誓武王誓衆云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一擊一刺爲一伐鄭注尚書云伐謂擊刺也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 左右有局 局部分也軍之在左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故主帥部分各有所司部分也爾雅云局分也郭云謂分部也

父

之讎弗與共戴天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

兄弟之讎不反兵恒執殺之備

交遊之讎不同國讎不吾辟則殺之交遊或爲朋友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親讎復讎之法今各依文解之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者父是子之天彼殺己父是殺己之天故必報殺之不可與共處於天下也天在上故曰戴又檀弓云父母之仇寢苫枕土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並是不共天下矣而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則得與共戴天此不共戴天者謂孝子之心不許共讎人戴天必殺之乃止調人謂逢遇赦宥王法辟諸海外孝子雖欲往殺力所不能故鄭答趙商云讎若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之乎是也　兄弟之讎不反兵者兄弟謂親兄弟也有兄弟之讎乃得仕而報之不反兵者謂帶兵自隨也若行逢

讎身不帶兵方反家取之此來則讎已逃辟終不可得故恒帶兵見即殺之也檀弓云父母之讎不反兵兄弟之仇仕弗與共國而此云兄弟不反兵者父母不反兵於普天之下也兄弟不共國謂不同中國也而亦不反兵者父母仇讎則不仕不辟市朝兄弟仇讎則猶仕而辟市朝也而亦同不反兵則同體重之也而調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二文不同者調人亦謂會遇恩赦之法辟諸千里之外檀弓又云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雖同不反兵與父母讎異也　交遊之讎不同國者交遊朋友也爲朋友亦報仇也故前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知父母没得爲朋友報也此云不同國者謂不共五等一國之中也而調人云從父母兄弟之讎不同國與此同又調人云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是主友亦同此與調人皆謂會赦故不同國雖不同國國外百里二百里則可其兄弟仕不與共國者必須相去千里之外故調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是也但從父兄弟及交遊主友報讎之時不自爲首故

檀弓云從父兄弟之仇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也其君之讎調人云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則姑姊妹伯叔皆視兄弟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許愼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於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鄭康成不駁即與許愼同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讎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讎鄭駁異義稱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喻伐楚 使吳首兵合於子思之言也是鄭善子胥同公羊之義也

禮記正義卷第四